

# 圖俠劍正雍





# 雍正劍俠圖 (卷三十三)

話說此時，把個何瑞生弄了個沒話可答，這時候兩個鬢子跟齊大朋，聽了這話也是一怔，因為武術不能比文學，文人的比試，也不過是指題作文，題詩做對，至於誰好誰壞，也不過一批評而已，武術比試可不然，當場一動手，就要分出勝負來，何瑞生要是輸了，沒什麼關係，倘若贏了這位貝勒，頭一樣他的身分在此，給我們來一個羞惱變成怒，到那時候到不好辦了，不用說他失招被打，就是在形式上輸了一招，就怕老頭子也臉上不掛，我們來到北京，目的是拜會童林，本來爲的是交好，要是這麼一來，不但交不成好，反倒成仇了，遂一齊說道，你別過意，我等乃是愚魯之人，跟你過手是決辦不了的，如果你要愛好我們的話，我們在你面前練兩下，請你指教指教到可以，老頭子擺手說道不對不對，諸位跟我是初次會面，不知道我的性子，我要遇見有絕技之人，我非要領教領教不可，也好試試我的能爲够怎麼個身分，不要緊的，我們是盤桓功夫，沒仇沒恨，真要是能將我打倒的話，我也是求之不得的，因爲是多得一招，多長一招的經驗，幾位有所不知，海川在家的家時，我也不斷的跟他比試，在先我的功夫不成，十回有八回我輸給他，後來稍有眉目，還是一樣的比試，在過手之時，誰要躺下，也不紅臉，起來仍舊的研究，四個人聽貝勒之言，跟童海川隨時比手，這老頭子的功夫決弱不了，好與不好不用問，反正還是不跟他過

手爲妙。三個人從中盡力的攔阻，怎奈老頭子是非要比不可，何瑞生一想，話是我說出去的，事是我惹出來的，看這樣子非得我挽回不可，莫若我道幾句謙，沒有事也就完啦，遂笑嘻嘻的說道，老爺子，你既然時常跟海川過手，不用問，一定够身分了，我雖然會個三招兩式的，豈能是老人家你的對手，我看咱們爺兒兩往後再說吧，何瑞生是這樣恭敬推辭，實指望老頭子一回心轉意也就完啦，沒想到，越跟他說好的，老頭子是越來勁，貝勒說道，既然如此我們更該當比比了，用話一說旁人也沒看見，我是最不贊成這樣的，你跟我比手，千萬不可有退讓之意，你要心存後退，見勢讓招，別說我可沒有交情，說話間酒飯已畢，略微休息一會，貝勒就把這四位請到後面場子裡來，幾個人就知道非比比不可，齊大朋遂說道，你既很高興比手，我等不敢相攔，就教何賢弟陪你走兩趟就是了，我們三個人可不能下場子，老頭子笑道，數年以來未曾跟人過手，不論那位，有意跟我活動活動，一來我也開開眼，二來也消消煩悶，我是很歡迎的，大家這才奔後院而來，在院中走着齊大朋向何瑞生使了一個眼色，那意思是教他在動手之時，招招架架不可認真，即使是佔了上風也不可用力發招，就是一點而已，何瑞生也明白他的意思，向他暗示會意，說話間到了場子裡，老頭子在下手一站說道，何英雄你來進招吧，何瑞生也謙讓幾句，最後還是貝勒先進招，何瑞生的意思，在走個三兩個回合之後，自己故意失招，跳出圈外，自認落敗也就是了，那知二人一動手，三兩照面也不理會，到了七八個照面把何瑞生吓了一跳，

但見這老頭子雙掌如風，二目似電，身輕如飛燕，掌重若泰山，出來的招法精奇，真是意想不到的奧妙，這時候不但何瑞生看着驚詫，就連在旁看的幾位英雄，看着也是點頭，暗說真可沒料到這位貝勒有這麼高的武術，這樣看起來，一定是聽何瑞生有絕招數百手，他聽着不忿，特意要僵火，蠻子心裏說，我的話沒有說錯，好練武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栽筋斗，看起來說話非留神不可，何瑞生只顧隨便一說，到現下也要後悔的，何瑞生一看貝勒是節節緊逼，看這樣子用上十分的力量都未必贏的了，所以也不顧一切的抖擻精神架相還，二人走了約有二十多個照面，何瑞生用了個探馬掌往前一進身，老頭子右手一穿左手往外一掛，往前一上步，用了個削掌，何瑞生打算縮頭閃過，沒想到老頭子一轉身形左手照何瑞生肩頭上一點，何瑞生站立不穩，退出去有十幾步遠，來了一個坐墩，貝勒滿面含笑的說道，不對不對，你這是讓招，快起來再二次比試，何瑞生滿面通紅說道，你說的那裏話來，我把平生所有的本領都用出來了，實在你的武術高強，我是不能再跟你比了，貝勒是非教他再過來重比不可，三個人趕緊過來相攔，爺兒五個這才回到書房吃茶，又說了會子閒話，四個人就要告辭，貝勒問道，老四位要到那裏去，衆人一齊說道，我們沒事可作，特意到京城想跟海川談談心，既然他沒在家，我們暫且回去，那天聽說海川回來的時候，我們再回來看望你老人家，和童海川兄，貝勒趕緊說道，你們既然千里而來，一心想和海川見面，這樣承輿而來，決不可收輿而歸，你等既然沒事，何不到四川去，海川隨

同欽差年大人辦理四川公事，用人的地方很多，到在那裡，大小作一點差事，一面交朋友，也可說是爲國效勞，幾位往四川走走不好嗎，如果老幾位有意的話，本爵情願奉贈川資，四個人一商議也對，沒事也是呆着，由打南方來到京城，再由這裡趕他到四川，見着宦海川的面，也不枉費了這一路的辛苦，何況又有貝勒爺的話，到在那裏，宦海川更得特別的優待，任元說道，既然爺家這麼說，我們去一趟四川也不錯，那麼我們立即起程吧，貝勒派人到賬房取來紋銀三百兩，以作四川的川資，四個人再再不收，老頭子是非給不可，四個人只得請安謝過，四人分着帶起，這才告辭回歸店房去了，本來是到京城來，打算會會童林，沒想到沒見着童林，打去了一半的高興，依任元，歐陽鈞的主意，次日就起身，齊何二位全都沒到京都來過，非要求兩個蠻子多遊覽兩天不可，兩位蠻子只得帶着他二人，把所有的名勝，全領着他們逛了逛，又就悞了兩三天，這才起身够奔四川而來，在一路之上，看看古蹟，觀觀風俗人情，這一天來到離保府約一百多里地地名叫河灘地方，天也就在日光西斜的時候，四個人也覺餓啦，到街上一看，見路北有一家客店，表面上倒很清潔，四個人將到門口，一個夥計趕緊過來，很和氣的說道，幾位爺要住店嗎，裏面有清潔的屋子，吃喝隨便，四個人進到裡面，叫夥計來一間清潔的房間，夥計道幾位隨我來，將四人讓到東跨院，開開一間上房，是一明兩暗，陳設着桌椅倒也十分整齊，四個人把包袱解下來，叫夥計打臉水，泡茶，隨後要酒要菜，幾個人正在吃得高興，店小過來，笑嘻嘻

的說道。四位爺台，在此打尖，還是住下不走了呢，如果要是住下的話，我好另給幾位拆兌一間房子，四個人一聽都是一正，何瑞生年青口快，遂說道，這是什麼話，住不住怎樣，你說這話我不明白，打尖就館在這屋裏，住下就不能在這屋裡，難道說這間屋子有人包下了不成嗎，就是有人包了的話，你就不該往這屋裡讓我們，店小二未等說完笑着道，爺台不知道，這裏邊有點原故，不但你老是這麼說，這樣說的主兒太多了，這話我要是一說，你就明白啦，這三間房每天夜裏鎖着門，能够讓客白天在裏吃飯，爲這事我們掌櫃的化錢太多啦，店小二就把這三間房的原因細細的說了，原來三年前，這屋裏住了兩個賣白布的商人，睡至三更半夜，就聽屋裏有人說話，聽的清清楚楚，他說愛，你們在這屋裡住可不成，赶快與我請出，不然的話管叫你二人化爲濃血，二人由夢驚醒，有心起來往外跑，兩條腿已經動不了啦，睜開眼睛看看，見屋裏依然黑暗，什麼東西也沒見着，兩個人都以爲是自己作夢呢，閉上眼還是接着睡，就在將睡着不甚睡着的當兒，又聽有人說話，照樣跟方才所說的一樣，可把這兩個人吓壞，用被子蓋上腦袋，在被窩裏頭抖了起來，好容易盼到天亮，兩個人滿頭大汗，爬起來往櫃房就跑，這時候櫃房的大還沒有起，這兩個人也不顧看門開着沒有，直往裡撞，店裏有打更的夥計，爲客人一起早走，好開門，忽然間看見兩個人在櫃房門前叫門，趕緊的過去一問，兩個人大聲的叫道，快把你們掌櫃的起來吧，我們要活不成了，夥計認得是兩個白布客人，遂說

道老客，何必這樣，有什麼事一會兒再說不成嗎，說起來這兩年每年前，必然來貨，貨銷完了以後，連要賬帶算着總要在這裏住兩月，所以全店上下沒不認識他們的，這時夥計一問有麼事，兩個人喘吁吁的說道，先別問，到櫃房裏自然就知道了，店小二也是摸不着頭腦，心裡說，也許是我們得罪他了，若不然是犯神經病，這也是多年的老主道啦，即便我們有不週到之處，他也決不會就這樣子，再不然兩個睡覺在一屋裏，出了那個事，可是他們都是年老的人，決不能再犯那種毛病，這才說道二位老客，咱們都是多年的老主道了，我們有對不對的地方，多原諒吧，最好是別跟掌櫃的說，兩個人一聲連連擺手說不對，不是那個事，有要緊的事，店小二仍然不肯叫門，兩個人幾幾乎要變臉，店小二叫門，掌櫃楊德春聽外邊有人叫門，細一聽是李四的聲音，遂問道李四，有什麼事，店小二說道，白布老客要見你有要緊的事，楊德春一聽，是白布客人要見，不是算賬，就是要走，可是……

他們將來幾天就要走嗎，一定有別的事，趕緊起來點着燈光，這才開開門，兩個人就進來了，這位老掌櫃的年在六十開外，從二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店，所以對於一切都有多年的經歷，查顏觀色，不用問這兩個，一定是有意外之事，趕緊說道，二位老客不用着急，請這邊坐下，有什麼話慢慢說，遂坐在二人身旁，低聲說道，二位所為何事這樣慌張，二人遂把夜裡的經過細細一說，掌櫃的一聽也是毛髮悚然，遂央告道二位老客，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啦，這個事千萬不要傳說出去，一但被外人知道了，與生意上有



莫大關係，請二位多包涵一點吧，說到這裡，老頭子雙眉緊皺，暗道真怪，我這店裏從來沒出過什麼惡死人，等等的兇事，爲什麼鬧起來了呢，遂吩咐店小二，給老客再另開一間房，這個錯就錯在掌櫃身上啦，既然出了這種事，應當細細考查或親自試試，他不但沒有這麼辦，反又讓別的客人住在裡面，那知道還是照樣的，客人跑出來一叫喊，全店住客就都知道了，白天一傳說，連全鎮也哄動了，只鬧得生意是冷冷清清，膽小的人誰也不來住了，就是有不肯離開的老主道，也是在着太陽就關門，連所用的夥計們，都要辭事不幹，掌櫃的是百般解說，說我有相當的法子了，已然請了能人，這個話雖然是這麼說了出去，可是始終也沒有請着這樣的能人，後來實在沒法子，只好請來一位老道，這個老道的樣兒，好看極了，身穿藍綢子道袍，青緞子護領，頭帶九梁道巾，金簪別頂，足登白水襪，厚底雲鞋，腰繫絲帶，背後身背寶劍，手拿拂塵，四方臉盤，兩道劍眉，斜招入鬢，高鼻梁，大眼睛，三綰長髯，令人看着起敬，老道姓張，名曰張道真，人稱玄如法師，來到店屋之中，問了問夜裏鬧妖的情形，有掌櫃的領導，來到跨院中，老道站在院裏，手擺拂塵，口中念念叨叨，向着正面先點了點頭，然後走入東上房，老道到了屋裏，叫人們把兩邊的窗戶打開，老道將拂塵插在腦後，拔出劍來，一手指訣，繞走九星八門，走了多半天，以劍書空，好似望空寫字的一樣，連着這樣做了三四次，老道不由得就是一怔，遂問道掌櫃的，沒有好跟你玩笑的人，就是有仇人，爲的是妨害你的生

意。貧道用法力三次，搜查你的院裡和屋內，不見一點形跡，如果真是妖魔鬼怪，不是我說句大話，准能用法力降的他，驅除他，我若不成，我師今年一百七十三歲，練的道法不敢說與仙並列，也己是不凡的本領，無論是什麼樣的妖魔鬼怪，自要是他老人家一出來，管保是手到成功，現在貴號的事，本不是妖怪。貧道可沒法子辦理了。掌櫃的一聽也是大失所望，暗道：看這老道仙風道骨一定有點道法照他這樣說來，不是鬼怪妖魔。這話我有點不相信他，也許是看着這個東西厲害他降不了他，用這些話來欺騙我。沒法子。他既然說沒有，我就認爲沒有吧，只得拿過幾兩銀子，給老道作香資，老道走後，又請來一位在門的師傅，到鬧妖的屋裏點着香，對着香磕了會子頭，兩眼一閉，沉一會站起身來，取來一盆水滿地亂灑，然後像生氣的樣子向掌櫃的說：你們這就不對，我們的出動不比尋常，也不指這個吃飯穿衣。是一半行善，一半救難。你們沒有妖怪優亂，把我請來。這不是拿我取笑，囑。說完這話，一氣就走開了，掌櫃的向着夥計們說道：你們都聽見了沒有，一個老道，一位師傅，都說沒有妖怪，可不是我不辦正事，依你們大家的法子，應該怎樣辦呢。我今天帶着一個人，睡在那屋，我倒要試試，看是什麼東西，大家議論紛紛，都說一定是住店的造謠，到了晚間，掌櫃的叫人在這屋裏開飯，吃過晚飯，把李四叫來作伴，兩個人在這屋裡關好了門，說了會子話，這才安歇，此時全院的人等也都睡着了，也有的留心聽着東跨院有什麼動靜，以爲天到半夜三更，必得出事，沒想到直聽到天光大亮，連一點動靜也

沒有，人家兩個人平平安安睡了一夜，大家早早起來去看，見門還關着呢，不知道爲什麼這時候還不起來呢，也要是夜裡聽動靜聽的沒睡好，又睡個翻身覺嗎，大家也沒注意，各自辦理公事去了，櫃上的先生派人去聽聽，也是說沒有起呢，最後又派人叫起，來的這人一連喊了好幾聲，裡面仍是一點動靜也沒有，遂來到窗下大聲喊叫李四，仍是沒有動靜，大家一想，天到這般時候，還不起來，並且睡的很沉，這個暗間是在下首，以情理推想，他二人是一東一夥，決不能睡在一屋裡，當然李四應在這屋裏才對，大家又喊叫了半天，裏邊連一點聲音也沒有，有人登到窗子上，把窗戶級舐開，斜目往裏一看，屋子裏面，是靜悄悄連一點人影子也沒有，這才明白李四一定跟拳櫃在一屋裏呢，從中有好談諧的主兒說，李四這一回可得了，跟着拳櫃的睡了一夜，你看這個時候還不願起來呢，看吧，起來的時候他一定出大恭不費勁了，這一來就得啦，走走門子，也可以高升高升，衆人在外邊暗笑着，又來這北間的窗下，又是照樣喊了半天，也是沒有聲息，照樣的把窗紙舐破，往裡一看，不由得呀了一聲，大家一看仍是一點人影也沒有，個個都疑惑起來，有客人在旁說道，據我看來這其中一定有原故，趕緊把門打開到裡邊看看吧，大家七手八脚，把門就弄開了，大家進去一看，只嚇得魂飛天外，原來到裡邊一看，三間屋子裡什物俱在，並不見兩個人的影子，趕緊走出來，向着衆客人一說，連全鎮上都哄動了，接連不斷的有人來看，莫不說是奇事，兩人在屋裡睡覺，門窗未動，就把兩個人丟了，真是一件怪事，立時

到院子裡，來看熱鬧的人就擠不開了，一個個紛紛議論，後來有人到屋裡一細看，就見炕沿下放着兩雙鞋，再四外一查看，襪子衣服都有，就是沒有兩個人的褲子，正在大家無有主意的時候，就見由外邊走進一個老頭來，原來是隔壁飯館的老掌櫃的，姓白，人稱百事通，就見他連咳嗽帶喘，跟了進來，向着店裏的夥計們說道，我常跟你們東家說，他總是不相信，這時候知道了吧，大家看見百事通，全都說道，白掌櫃，你是事都有經驗，這一回你給想個法子吧，白老頭子連連搖頭說道，你們東家跟我說過，這裡沒有妖魔鬼怪，自己偏要到這屋裏試試，我對他說，不可，這個仙家的法力特大，所以看香的和老道，全看不出來，其實是他們降不了人家，他不但自信，反說我迷信，這一回他也許知道啦，古人說得好，不聽老人言，饑慌在眼前，到這時後悔也來不及了，衆人問道，老爺子你有什麼主意沒有呢，白老頭說道，着我一說你們把張三，王五，魏禿子，趙瞎子找來，一齊出動，四處尋找，把沒人的地方全都看看，有了踪跡也未可知，如會一點踪跡沒有，回來再想法子，轉眼的工夫出去的人相繼而歸，都一點消息也沒探着，就有心眼活動的主兒，要搬梯子上房上看看，有的說那是胡來，等到這個人到房上一看，向着下面的人們說道，快來，掌櫃的跟李四都在這裏呢，大家一聽還疑是說笑話呢，再一問誰說不是真事，趕緊到天溝把他二人搭了下來，就見他二人全是四肢細着口裏塞着布，活活生生的就是不能說話，大家趕緊把綁繩解開，嘴裏的東西拿了出去，用溫水灌了灌，過了半天才能咬呀出來，接

着就能說話了。衆人就知道死不了啦，遂問道你們知道怎麼上去的嗎，掌櫃的長嘆一聽，說道，怎麼會不知道呀，就把夜裏情形一說，大家這才明白，原來他們一東一夥兩個人，因爲說着話，壯着胆子，爲的是好聽着有什麼動靜，一直談到三更時分，兩個人誰也沒合眼，將然一迷糊的功夫就聽坑下邊吱呀一聲，睜眼一看，見地下站着兩個人，各持着明亮的軍刃，向着睡覺的兩個人說，我們乃是天王使者，因爲天王巡查將要至此，故此派我看守這幾間屋子，大胆的東西不聽我的警告，竟在此睡覺，看來你們是活膩了，不許你們動轉，也不許你們喊叫，不然的話，你們是一個也活不了，說着二人上了炕，先把李四網起，又將我也網起來，不知用的什麼東西，把我二人的咀都給塞住，一人提一個把我二人提上房去。還真不該着我二人死。若是把我們放在天溝裡以後，天下大雨，焉有我二人的命在，到今天早晨，你等在下面叫我們，我們聽的清清楚楚，就是答應不出來，要不是大家人多主寬廣，我們二人不知要網到什麼時候去呢，這時候百事通可得理啦，遂向掌櫃的說道，你在先不聽我的，才有今天這樣的危險，不信神佛那是成不成的，掌櫃的說道，我要一證話。你說說我跟你抬扛，據我看夜間的兩個人，不是妖魔鬼怪，一定是兩個有本領的高人。百事通問聽哈哈大笑道，你真是木頭人，我沒告訴你，這是大仙爺顯聖嗎，你不可說別的話，不然，你還有大難在身，大仙爺要是渡化人，決不能露出本來面目，必須變成人形。下凡世的，二人又辯白了一會子，衆人一齊散了，這位掌櫃的，先用了些點心，然

後又睡了一覺，天已將晚，起來跟大家商議辦法，也有的說這是大仙，凡人不能惹他，最好是把東跨院的門一鎖，往後一點一點也可以就安靜了，就有說這個東西，不設法將他除去我們的生意自好停止不停止就得搬家，這樣的過下去不難關門大吉，最好還是各處邀請法師，倘遇有本領的人把他赶走，或降伏也未可知，後來果然又請來一位法師，到屋子裡升了座，不大功夫就下來了，據他說必須要五色神幡一個，香臘油燈數盞，高起神壇，准能教他化陣清風，必須要用白銀數十兩，爲謝神費，屋裏放了一張八仙桌，上供神像，兩旁相配硃砂畫的符呪，下放椅子一把，上置蒲團，法師在上一坐，雙眼虛合，所有全店裏的人，都要過來磕頭，本店東家，無論有多少人來拜，他也得隨着磕。等到天黑之時，不但不許人拜見，連看都不許看，就是他一人在屋內，不准其他人入內，並囑咐大家，外面無論有什麼動靜大家萬別驚惶，大家一聽這位法官真是與衆不同，不然的話，也不敢自己一人在那屋裏，全店人等沒有不說他是有本領的大法師，衆人誰也不敢看，各回房安歇去了，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大家來在東跨院，但見這位法官坐在大蒲團上，可是臉朝裏呢，大家還以爲法官用法呢，也不敢再往前進了，都直眼觀看，掌櫃的還是心裏很後悔的，暗道人家大法師說，在用法時不叫人來觀看，現在人家還沒下座，我們這羣人一進來，不是於法力上有碍嗎，又一想不要緊，他說是晚間不許人看，只要天光一亮，就沒有什麼關係了，這才往前又走兩步，意思是想要問問法官退座不退，細一看，就見法官週身用繩細着綁在

一張椅子上，大家一看就是一怔，趕緊走近切近，一看法官也是用布堵口，兩手反接，死過去了，大家七手八腳的把法官放開，這位法官早已就不省人事了，用溫水灌了灌，半天才說出話來，睜開眼睛哎呀了好幾聲，說道好厲害呀，掌櫃的，我不裝模作樣了，請你原諒吧，銀子我一點也不要了，這位拳櫃的也是很厚道，決意把銀子非給他不可，並且還說了許多客氣話，向老道說，法官這樣子辛辛苦苦的，又險遭不測，銀子你不要，我是不落忍，老道連連搖頭說道，你要是給我銀子的話，不算你慈悲我，簡直你是送我命呢，掌櫃的也摸不清頭腦，書中暗表，這裏面有個原故，降妖捉怪，跟大夫看病一樣，不管你的病好不好，反正我的吃穿全跟病者要，這個捉妖也是一樣，不管捉的着捉不着，反正也得要錢，因為什麼這法官不肯要錢呢，這許是他的能為不行，不肯要錢吧，自從老道坐在了蒲上，告訴人們不要看他，等到大家散去之後，他就站起來，上坑去合衣而臥，准知道沒有人來看他，照這樣的行為，也不只一次了，這一回也該着他倒運，自己坐在屋裏，心裏是暗含着禱告說，無論屋裡有什麼，請你多恩典吧，教我在這睡一宿，明天我給你多焚點香，我家裡有得是神座，把你供起來，一天三次燒香，準比在這強的多，讓弟子我賺幾兩銀子，也好生活，也好給你燒香上供，一肚子的騙人術，用這些話來安慰着，心裏是反來復去的禱告着，天到初更時分，只覺神昏疲倦，遂朦朧睡去，猛然間覺得有人在自己的肛門用手一打，痛的這位老道由夢中驚醒，一睜眼見地下站着兩個人，手

中皆持着明亮的軍刃，向老道說，我二人是天使下界，你竟在此胡鬧，不給你個厲害，你也不知道我們法方多大，橙要高聲一喊，管叫你立時廢命，法官低聲央告道，二位大仙爺，多發慈悲，千萬別傷弟子性命，弟子我這相跪下了，兩個人說道，究竟你有什麼本領，竟敢在此胡鬧，法官答道，二位仙爺有所不知，我沒有一點能為，不過是以騙人為生活之道，得來幾個錢好活着，說實在的話，我家裡還有妻子老小呢，二個人又問道，你跟這裏掌櫃的要多少錢，法官答道，弟子要二十兩銀子，二人便用手點指說道，你這可惡東西，仗着神佛在地上騙人，看起來真是人羣中的惡魔，僧道門中的敗類，本應將你殺死，怎奈你大仙爺有好生之德，從今以後，你要棄此營業，另想生活之道，不然的話，被我們查出，一定教你化成血，法官遂把所要的銀子全都拿出來，放在桌子上面，二人過來將法官細好，叫他雙腿向着銀子一跪，把咀給堵住了，一切安排妥當，二個人走入暗間，不知那裏去了，天將亮，衆人就進來啦，把他解開了以後，非給他銀子不可，所以這位法官任憑你說什麼他也是不要，掌櫃的無法只得將銀子收起，將法官送走，這一來四外八方都哄動了，再要請別的法官，無論出多少錢，就是沒有人敢來，直到現在仍是在個一個屋裏鬧，白晝照樣讓客人在這屋裏打尖，夜間不敢留客人在這屋裏睡覺，這一幌就有數十日的光景，夜間誰也不敢進去，可巧這四位今日到來，一聽店小二把這話一說，這話要是跟平常人一說，就得談虎變色，這四位爺，不但沒有懼意，並且非要見識見識不可，這四位都是成



名的英雄，鬼，神，有沒有可不敢斷定，以各人的經驗和理想，絕不信有神鬼混在人間，其中定有原故，一定有個藝術家，在此擾亂，也許跟店東有仇，又一想，誰不是個有本領的人，要是能爲的高人，也沒有這樣的行爲，只願你一露自己能爲，在這裡裝神作鬼，可知道人家這是買賣，照這樣的長久下去，這店眼看着不就要關門嗎，我們也是沒有要緊的事，在這門鬥這兩位大仙爺也很有趣，何瑞生向店小二說道，這事情可真湊巧，我們四個人都會捉妖，行在一路之上，除了不少的妖魔鬼怪，今天遇見我們，也是你們東家該走進了，店小二把舌頭一伸，低聲說道，四位爺台可別說笑話，你要是住下的話我趕快給你安置屋子，任元說道，可不是說笑話，無論有什麼鬼怪，今天遇見我們，也是他的惡貫滿盈了，我們在南方一天也沒有停休，不是這裏請，就是那裏聘，你要把話聽明白了，我們可不爲的是錢，是替天行道，無論遇見多難捉的妖怪，費盡了許多心血，我們也是分文不取，店小二聽喜歡的了不得，遂笑嘻嘻的說道，四位爺的話果是當真，我可以告訴我們的東家去，任元答道可以，你把掌櫃的請過來，我們還有話說呢，店小二答應一聲，轉過頭來是連躡帶跑，到了櫃房，說道掌櫃的，你快跟我到東跨院看看去，這李四本來年輕，說話是沒頭沒腦，只願他打這話一說，把掌櫃的可吓了一跳，趕緊問道什麼事，李四就把四位英雄的話一說，掌櫃的一聽，這真天降神仙，該着我這店安靜了，我正請不着人，沒想到自己來啦，遂說道李四，你領我去看看，二人來到東跨院上房，李四進

來說道四位爺，我們掌櫃的來了，正說着掌櫃的啓簾而入，笑嘻嘻的說，四位爺多辛苦，大家也站起還禮，彼此落坐，何瑞生咀快，沒等掌櫃的問，遂說道，我聽你們的夥計說，這屋裡一到夜間就有妖怪作亂，掌櫃的說道不錯，遂又把這些日子的經過一說，何瑞生笑道，這是何難，不是我們要句大話，任憑他是怎樣厲害的妖怪，也沒把他放在我們心上，我們也不跟你要什麼，願意替你們除害，掌櫃的一聽，喜歡的了不得，遂說道四位爺台大顯身手，爲我們除害，不但小老兒感恩不盡，就是街坊鄰居，也要感恩非淺的呢，可有一節，我有一句要說，倘或四位出了什麼危險，小子兒可擔當不起呀，四位一聽他是慎重的意思，我恐怕出了不測的事情，連累了他的生意，何瑞生遂說道，掌櫃的你只管放心吧，我們既是要管，我們就有犧牲的主意，即便是不幸，被妖怪將我們害死，也是我倒命中造定，絕沒有連累你的事情，你放心就是了，掌櫃還有點不相信，暗道，看這四人的像貌不是善邪術的人物，爲什麼這樣大包大攬呢，雖然說不連累我，在我店裏我還能推的干淨嗎，何瑞生早看出他的意思來啦，遂說道掌櫃的，你別不放心，不然的話，請你取來文房四寶我們與你立個字據，無論出了什麼危險，也沒有你的關係，事情成敗我們是蓋不受酬，掌櫃的一聽也樂了，遂說道四位爺既然如此，我們不用再多談閒話，請問四位用什麼東西不用，如果用什麼東西的話，請你吩咐下來，我們好去預備，何瑞生說道，只要美酒兩瓶，酒菜四色，作爲我們的夜消，掌櫃的連連答應，這才告辭而出，不多時就把酒菜，做完

，托了進來，掌櫃的又吩咐夥計們分出上下夜班，在東跨院門前巡查，聽着有什麼動靜，這且不表，單說這四位英雄，天到掌燈時分，幾個人屋裡喝茶談話，齊大鵬道何賢弟，你把話跟人家吹的那麼大，倘若這裏真有妖怪，可要怎麼辦，何瑞生一聽也笑了，遂說道大哥我早就把主意拿定了，捉的着妖，我們就露露臉，辦不好的話，我們給他來個溜之乎也，任元，歐陽鈞二人接着說道，這不過是笑話而已，世界以上，不過是有這迷信的人無知造謠，那裏真有妖怪，你看今天非有笑話不成，言語相投就許沒事，倘或話不投機當場動手，我們可要沉重爲妙，說話間天已交定更，四個人分爲兩邊，在大坑上打坐，齊大鵬，何瑞生在北首，裏間屋是二位蠻子，四個人調勻了氣，這就是養氣定神法，耳鼓靈通，遠近都聽的着，又過了一個多時辰，大約就在二更天，猛然聽見房上有脚步聲音，四個人都聽見了，仍然是沉心靜氣，並不作聲，接着聽見有衣襟帶風之聲，就知道有人由房上下來，二位蠻子睜開眼睛，相視一笑，又過了一會不見動靜，正要站起來出去看看的當兒，就見由窗孔伸進一件東西來，粗如小指的一根棍，就見棍兒屢屢往裏走來，直奔歐陽鈞而來，蠻子一看，這分明是有人戲耍，我要不給他來個厲害，他也不知我是何如人也，心裏想着坐在那裏絲毫不動，等到鐵棍走到切近，伸出手來用二指一捏，隨着他動搖，用另一隻手往上捲鐵棍，鐵棍還是真不短，足足捲了三個大圈，就見他一點一點的又往回撤，鐵棍退至窗子上，往外可走不了啦，見由外面伸進一隻手，用手拿住鐵棍，就像伸面條一

樣五指微動，把鐵管竟理的是筆管還直，兩個蠻子一看，暗暗點頭，就知道人家的功夫不弱，正在思想的當兒，就聽院內有人喝道，爾等何人在此窺探，你可認識俺齊大鵬嗎，蠻子一看齊大鵬出來了，原來齊大鵬正然坐着，就聽見有人由房上下來，齊大鵬站起來往外邊一看，就見有一道黑影在窗下亂晃，齊大鵬心裏說，你不要在外鬼鬼祟祟，我施展我的本領教你看看，想着向何瑞生打了一個手勢，那意思是告訴他不要動，自己要出去，就見他身形一縱，輕似狸貓，連一點聲音也沒有，到了後窗輕輕將窗開開，用白蛇出洞法，縱至外面，躍上後坡在繞至前坡，留神往院裏一看，就見窗下有人，意思是在竊探屋裏，齊大鵬一看心中暗喜，暗道，我要喊一聲，不但外面知道我齊大鵬，連兩個蠻子也許知道我非無能之輩，遂一翻身跳下房來，抖丹田用力一聲吶喊，就見那個人飛身來到院子當中，正在這個當兒，就聽房上有人哈哈大笑，齊大鵬滿心想這一喊就得吓他一跳，沒想到沒吓成人家，反被人家給吓了一跳，因為上房的時候，也曾四外看了看，並沒有看見房上有人，就在一怔神的功夫，就聽廳的一聲，房上的那人跳下房來，齊大鵬留神一看，見這年紀就在三十上下，眉清目秀，身穿夜行衣，背後插着把單刀，細腰扎臂，雙肩抱攏，真有點英雄氣概，齊大鵬將要說話，就聽那人說道，莫非你就是百步神拳金剛手齊大鵬嗎，齊大鵬一聽就是一怔，心說我並不認識他，他怎麼連我的名字外號都知道呢，遂答道不錯，既然知道我的威名，快些說明你的來意，那人聞聽一笑道，你也不必多問，我也是久仰你

的百少神拳金剛手的大名，也是你我緣今日在此相會，我可得領教領教你的能爲，齊大鵬連聲答道好好，說着身形向前一縱，各自揮拳動手，兩個蠻子在屋裏也坐不住了，連何瑞生都出來觀看，任元出來一看，不由的就是一驚，遂大聲向那人說道，這不是周士英嗎，那個人收住了招數，跳出窗外，留神一看，呀了一聲說道，這不是任元表叔嗎，任元道賢侄因何來到此地，站在窗下的那位是誰，士英把那人喚至近前，給任元引見，原來這人姓吳名飛字少伯，外號人稱鐵爪龍，任元趕緊給衆人一引見，遂後才問了各人的來歷，飛仙子周士英說道，這話不是一言兩語就會說完的，我們到屋裏再談吧。衆人來到屋裏將身坐定，何瑞生問道，二位我問你們一點事，這裡夜間鬧鬼，是不是你二人作的，士英一笑說道，你要問這事，其中有個原故，書中暗表，周士英的老人家是一位老鏢頭，武功高強，跟前只有一子一女，兒子就是這個周士英，女兒的乳名叫芙蓉，老頭子愛惜武術，對於自己兒女也是盡力的造就，除了自己教他們之外，並訪高師名友，不辭勞苦也要教兩個孩子成名。現在姑娘已然二十四歲，也是身有出奇絕技，尙未配人，就因爲高門不娶，低戶不說，男子要是個無能之輩，雖有萬貫家財也不嫁他，還要找年貌相當，身有本領的男子，雖有許多媒妁，就是沒有合適的主兒，所以就誤到如今，還是沒有人家，士英比他妹子大三歲，這位芙蓉女，自幼未曾習過針黹，每日即以武術爲事，白天在場子裏練習武術，晚間就是休息，連一點女人的氣概也沒有，也不纏足，每練工夫的時候，用青綢巾罩頭，

穿着短衣服小打扮，也不塗胭脂擦粉。不知道他是女子的主兒，全認爲是一位美男子，有一天晚間自己在院中熱習工夫，就聽見牆上颯的一聲，姑娘趕緊留神巡視，原來是有一人在牆上爬着，觀看自己練習功夫呢，那意思也看出姑娘看見他來了，就見他一飄身往外而去，姑娘一縱身形，上了牆頭，單肘一跨牆頭，往外觀看，見這人還沒有走，站在那裏回頭觀看，姑娘喝道，那裏來得狂徒，竟敢在此窺探，是英雄別走，那人哈哈大笑道，小子你瞎眼啦，我看你功夫是看得起你，我這一走，面子就算給你啦，我非盜非奸，你何必趕我呢，你以爲我胆小嗎，告訴你吧，我住保定府清苑縣河灘鎮，有一座元家店是我的買賣，在我的家四外八方有幾個不認識的，小子你有什麼本領過來我看看，姑娘并不多言，縱身過去揮拳就打，二人打在一處，各人心裡都吃了一驚，因爲兩個人功夫不相上下，誰也不含乎。總有四十多個照面未分勝負，姑娘房中使喚的小丫環，知道姑娘在院中練武，每天這個時候早就練完了，爲什麼今天這時候還不見回來呢，遂來至院中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心裡暗道，我明明聽姑娘說，在院習武，爲什麼踪影不見，這黑天半夜一個女兒家有什麼地方可去呢，站在院中留心一聽，就聽牆外有脚步聲音，好似二人動手的意思，小丫環兩腿一使勁，躍上短牆，留神往外一看，就見姑娘正跟一個人在那裡打得難分難解，小丫環一想這小子不是探花淫賊，就是有心偷盜，看這樣子戰長了姑娘絕不是他的對手，我不如快到前廳送信，請來少爺，准可把這小子拿住，一語未發的下了矮牆，直奔前廳跑來。

這時候少爺周士英還沒睡覺，一見小丫環跑了進來，遂問道，這時候你來作什麼，小丫環連忙說道，少爺可了不得了，遂把小姐跟人動手的話一說，士英聞聽也是一怔，並未多問，由牆上抽出劍來往後面就跑，來到矮牆下面，雙脚一用力如同飛燕相似，上了牆頭定神一看，二人正是用着進身招，彼此纏身裹步，只打成一團，士英一看，真是火氣冲天，高聲喊道，妹妹撒招，爲兄來了，姑娘一聽只下了一跳，連動手的這小子也是一怔，就在他一打怔的當兒，姑娘用了個單手推舟，掌奔小子胸口打來，小子焉躲的及，就聽吧的一聲，把這小子打出七八尺遠，幾手跌倒，士英將然要過去動手，就見那個人，撒腿便跑，士英豈能放他，抖精神追趕，怎奈這地方樹木太多，追出不遠，連一點人影子也不見了，士英無法只得恨恨歸來，見着妹子一問，姑娘是實話實說，士英聞聽只好安慰妹妹幾句，別的話沒說，遂說道天不早啦快點休息去吧，士英自己見着爹爹把這話一說，老頭子問道，這個人究竟由那裏來的呢，常言說得好，好事不出門，壞事行千里，被外人知道，在外邊一傳說，與我的臉上無光，再說謠言是有枝要添葉，人家還不定要說些什麼呢，士英也是這樣心思，不過是不好說出口來，爺兩一商議，最好是奔保定府，去訪這個姓元的，只要是見着他，他要說的有情有理，我們任什麼不說，如果是沒有正式答覆，非跟他一死相拚不可，老頭子打算自己前去，士英勸阻道父親不可，你老人家這大年紀，由江蘇至保定府路途甚遠，諸多不便，以孩兒之見，還是我一人前去，老頭子說道，你們青年人辦事不

老成，你一人前去我有點不放心，士英說道，兒有一位拜兄姓吳名飛字少伯，外號鐵爪龍，此人身有絕技，足智多謀，跟我是過命的交情，這個事可以約他幫幫忙，想他一定是很樂意的，再說家裏沒人照管也不成吧，老頭子一想也對，莫若教他二人前去就是了，遂點頭說道，要是有人跟着你去，我才放心，明天將他請到家來，爲父要當面託咐，士英連聲答應，各自歸房安歇，當晚無事，次日早晨就把吳少伯請到家來，老頭子也是十分愛惜，就把昨晚所遇之事跟吳飛一說，吳飛聽着也是有氣，真有這樣大膽之人，敢在咱的門前留名道姓來找便宜，我要不把他眼睛挖下來，他也不知道我的厲害，事不宜遲，我們弟兄二人就此動身，當時把行李川資，全都帶好，由江蘇起身奔保定府而來，在一路之上士英就把主意想好了，遂向吳飛說，我們到了保定河灘鎮，就住在元家店，我們也別明着找他，因爲什麼呢，你想辦這種事的人也絕不是個英雄，我要明着一找他，反倒給他送信來了，他一定是遠走逃生，那可就費事了，我們住在他的店裏找一間干淨屋子，每到夜間，我二人要假裝神鬼，把他的買賣攪得是沒人來住，那小子一定明白這是有人作祟，他以爲身有武術，必然出頭，只要是他一出頭，將小子拿住了以後，細細的審審他，他要是說的有情有理，就留他一條性命，不然的話，把小子打個皮開肉定，也好教他認識認識，話可是這樣說，如果這小子始終不露面，又當怎麼辦呢，吳飛說道，兄弟你真誠實，我們一面進行此事，一方面探聽這小子的住處，我們調查明白以後，他就是不出頭的話，我們給他一個



明找，還怕他飛上天去，二人把主意拿定，這天來到保定河灘鎮，一打聽元家店，到了元家店一看就看出這東跨三間房了，裝鬼做神，直到今天遇見這四位，並不隱瞞的全都說出來了，所有一切行動前文表過，不必重敘，今天一見這四位前來，吳飛一看，這不像捉妖的人，看光景也是江湖上的人，也許是那小子約請來的，不管他是怎麼回事，我今天鬥他看看，當晚教周士英巡風，吳飛來到窗下，用鐵棍伸進相戲，沒想到歐陽鈞不動聲色，用二指將鐵棍圈了兩個大盤，吳飛一看呀，這分明是跟我顯他的本領，好一我也讓你見識見識，遂伸進一隻手來將鐵棍伸直，就在這個功夫，齊大鵬就出來啦，自口一道名姓，吳飛就明白了，因為齊大鵬凡蘇杭三州武術家，沒有不知道他的，周士英也早有心訪他，可巧今天在此相遇，二人這才當場動手，原來都是自己人，四位英雄把話聽完，別人到不怎樣，惟有任元聽着實在有氣，因為跟周士英是表親的關係，這事不知道也罷了，既然知道，那有不管的道理，大家彼此一合計，明天還是找店家釐的，問問他都是什麼人，可別跟他實話實說，有一點頭緒就好辦了，有了辦法的話，我們必須當衆宣布，好恢復人家店裏的生意，如果還是沒有頭緒的話，我們再另想善策，既然這小子這些日子沒出頭，其中一定有事，大家一邊說着，遂把酒菜取過來團團圍住，作為歡宴，吃喝完畢，又談了些武術的深處，天就亮了，這裏掌櫃一宿未睡，好容易盼至天亮，趕緊叫夥計領着奔東跨院而來，何瑞生說掌櫃的來了，請進來吧，我們正想請你去呢，這句話把元四吓了一跳，忙說來

了來了，到裡面一看不由得就是一怔，暗想到，昨天他們是四個人，現在又多出兩個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心裏想着並不過問，連連說道，諸位多辛苦，我這裡謝謝幾位，任元問道，掌櫃的你家裏都有什麼人，元四也不隱瞞說道，我有兩個兒子，全在本街開糧店，任元聞聽不由得把面眉一皺，有心不說實話，這個事就沒有法子問了，只得實話實說，可是就沒說因為什麼找姓元的，元四一聽說道，河灘鎮姓元的是個大戶，遠枝近派足有數百戶之多。一時之間那能想得起來是誰呢，何瑞生在旁插咀說道，你慢慢想一想，你本族之中有好練武的沒有，平平常常的不用提，就是能够高來高去的主兒有沒有呢，元四想了一想，就像想起了什麼事似的，只見他雙眉緊皺不住點頭，沉吟了好半天，這才說道，這個人大概是個二十來歲的小孩子吧，士英答道不錯不錯，你老人家可曾知道他在那裏住不知道，元四上下打量了士英一番，面帶恐慌，就怕像不敢說出口來似的，齊大鵬也看出這個意思來了，遂說道掌櫃的，你有什麼話只管說，不必碍口，我們也不是找他打官司，我們是有私人的事，你說出來沒有你的什麼關係，我們也是打聽的性資，蒙蘭你告訴我們，我們就感恩不盡的了，絕不能有連累你的地方，你就放心吧，元四還帶有不放心的樣子，遂說道，這話雖是這麼說，可是這個事可關係太大了，老幾位既然苦苦要問，我要是不說吧，未免我不知好歹，有負幾位的渴望了，比如我要是說了出來，那可就看幾位的功德了，有人要跟他過不去的話，知道是我說出來的，那時候我雖死不了，也得要脫層皮，最好

還請幾位多原諒我，請另問旁人吧，六位英雄一聽，元四這個話裏有怪，我們要不是把實話說出後，進是跟他吞吞吐吐，看他這個意思，一定是不肯說出實話來，莫若我們把實話告訴他，任元遂笑着說道，掌櫃的我們真實的告訴你吧，我等都是江南練武術的，跟這個人有點小事，特意前來訪他，你說出實話來我們要有半點走漏於讓我們得不了好死，列位，凡是好練武術的主兒們，要一發出這種誓來，真是其重無比了，元四是個老有經驗的主兒，一聽元敢說到這裡，遂連忙用言語相攔道，老幾位不用着急，既然如此，我等有不說之理，回頭吩咐李四，在外邊看着點，免得被外人聽了去，不論誰如果前來，你就咳嗽一聲，我就知道啦，李四答應，遂奔前院而來，元四又隔着窗往外看了看，這才對六位英雄細說了一遍，書中暗表，元四當家之中有個名叫做元興綠的，跟前就是一個兒子，名叫做元壁，自從他在八歲的時候，在村外土炕裡洗澡，直到天黑的時隨也沒見他回來，他父親與綠，那時就有五十多歲了，雖說不算家大業大，也足能暖衣食足，老年得子，更是爛生慣，把兒子看如活寶一樣，時時不離左右，這天猛然失去了活寶，也是一時失慎，這孩子由家裡跟出去的時候天就要黑了，聞本莊的小孩們說，也在村外土炕裡洗澡玩呢，興綠跑到那裏一看，別人家的小孩子都上來了，就是沒有自己的活寶貝，看看水裏頭也沒淹死人，莊四外又喊了半天，連一點影子也沒有，回得家來老兩口子哭得是死來活去，經我們大家勸解，也是沒有効力，就有的跟他說，這孩子既是沒有淹死，一定是被人抬走了，不然

也許是自己走迷糊啦，你們老兩口子淨哭有什麼用呢，明天多派人到四外村裏打聽打聽的一定丟不了的老兩口子雖是當時止住了哭聲，一夜未曾合眼，到了次日天明，約請同鄉二十多位，分頭打聽，又寫了些紅條，知有人將這孩子送回家來，願謝白銀千兩，這條一貼出去，可真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自願出頭尋找的人不計其數，過了好幾天，連一個有點影天的也沒有，老頭就知道這孩沒有了，越想越難過，越難過越哭，老兩口子真是把眼都要哭瞎了，兩口子一商議，如果再有兩天找不着的話，老兩口子一同自殺，正是老兩口子說話的時候，就聽院裡吧的一聲，把老兩口子吓了一跳，不覺疑神有鬼，大概許是孩子死了，知道父母想他，來到家裏顯魂來了，老兩口子可就禱告開了，老太太首先發言道，外面是我的交兒壁兒嗎，如果是我的兒靈魂的話，給我們老兩口子來一個顯應，你是被何人害死，有什麼冤枉，你的屍身現在何處，說明白了，爹娘好與我兒報仇，這樣的話一連氣禱告了好幾次，你說也真奇怪，就聽院裏吧吧又響了好幾聲，老頭子說莫非是我兒靈魂不成嗎，有心出去看看，又怕把他混走，只得坐在屋裏連動也不動，嘴裏叨念道，如果是我兒的魂家來，你就再響一聲，等了一會，什麼動作也不見了，又過了一會，就聽吧的一聲由窗外投進一件東西來，把老兩口子駭了一跳，幸虧全是坐着，不然的話早就躺下了一看，原來是個紙包，裡邊包着一塊碎磚頭，紙上有兩行字，寫的是清清楚楚，略謂，你

子未死，現在河灘鎮東南五十里華嚴寺內，如果想他可到那裏去看他，此話萬別對外人說，不然的話，必有大禍臨頭，老頭看着又驚又喜，念與太太一聽，老太太也是喜之不盡，可真是有點莫明其妙，怎麼這孩會到了華嚴寺呢，這老兩口子那裡知道，這就是華嚴寺的方丈洪恩長老外號人稱百頭禪師，自從幼年時候，受過高人傳授，練得一身世上少見的功夫，別的不用提，以夜行術一門而論，可以說是來無踪去無影，現在已然有九十多歲了，堪堪及百，當初他老師曾囑咐過他，徒弟不可不收，也不可多收，不收弟子，門戶消滅，藝失傳也是千古罪人，收下徒弟，一旦錯誤，白給我們門派丟人，那就不跟沒有徒弟好，如果遇着有福有德的徒弟，多則兩個，少者說一個足矣，可就是選這有天分的徒弟太難了，這老和尚費十二分的心血，選個承藝徒弟，雖說這大年歲，還是謹記老師之言，時刻不肯忘掉，自從出藝的那一天起，在江湖上走了數十年，到處留心，就是沒遇着相當的弟子，到現在年近百歲，老和尚一想不得了，現在我已然這大歲數，再沒有個相當弟子，如果我壽數不待，把所有功夫全帶地下去，這豈不是門戶中的大罪人嗎，再說我師教我時候，費的苦心實在不小，現在我的精神尚好，在這廟裏儘自坐着，何日是我收徒弟一日，我不如到各處查看查看，遇見了相當的徒弟，我就有相當的辦法，事有湊巧，老和尚這一天由外邊回來，路過河灘，天就黑了，見村口土坑裏有幾個小孩洗澡，和尚一看念了聲佛號，看這羣小孩子最大的不過十歲，家裏的大人也真放心，這水火無情，沒有什麼意外便能，

出了意外一事後悔可也來不及了，心裡這樣想着留神觀看，就見這羣小孩子赤着身一個個都是天眞爛漫活潑非常，有一個小孩，沒跟這一羣在一起，這一羣小孩欺侮他，不教他洗。這個小孩并不屈服，可是也不着急，並且笑嘻嘻的說道，你們爲什麼不教我洗，你們不教我洗，我還不教你們在這裡洗呢，這一羣小孩子一聽，他有不屈的意思，一擁而至，把這個小孩包圍起來，有的就揮拳照定這小孩就打，這小孩也不閃躲，將左手一抬，一伸右掌吧的一聲，把那小孩打倒，這一羣一看倒了一個，跟着又過來兩個，這兩個也不言語，過來就打，這小孩前後左右打了個難解難分，雖說是兩邊受敵，連一點懼色也沒有，後來這兩個也都被他打倒，這一羣一看不好，遂一擁而上，把這小孩子圍在當中，就見這小孩舞起雙拳來，如同擊鼓似的，把這一羣只打的東倒西歪，這個小孩子笑着說道，你們還那一個敢上，這一羣也沒有敢動手的了，老和尚留神一看，見這個小孩五官清秀，頗有忠厚氣概，再一看這小孩一切舉動，與旁的小孩全不一樣，老和尚一看，心裏愛惜的了不得，有心問問這孩子他家在那裡住，跟他父母說明，收爲弟子，若是他家裏貧窮，還有幾分希望，如果他家裏是財主，不用問人家也捨不得，老和尚站了半天地沒想起正當主意來，有心不設法教他，這樣的孩子，不絕不能交臂而失之，後來把心一橫，暗道，我不如把他偷回寺中，然後問他家在那裡，姓氏名誰，我再給他家裡暗暗送信，老和尚主意拿定，自己藏在樹林裡面，待機行事，有心明着去叫他，惟恐多有不便，這時候天就黑了，這一羣小

孩子全都上來穿衣服，這一個孩子也隨後上來，在先上的全都一個個喊着回家去了，這一個孩子將然把衣服穿好，老和尚走過來，兩腿輕輕一片，吧的來了個旋風脚，然後笑哈哈的向小孩問道，這個好不好，小孩笑着說真好，老和尚笑道，你要有心學這個，趕快跟我到前邊去，一會兒就教會了你，元璧問道，你真教給我嗎，老和尚說道，我絕不哄騙於你，跟我走吧，元璧生來虎胆，並不懼怕，和尚前行，他就隨後跟着，走出不遠去，和尚回頭說道，你看天黑了，你走的太慢，我背着你吧，元璧將身站住，老和尚一哈腰揹起來，施展了他的陸地飛騰法，不亞如風電一般，在元璧覺着很美，後來一看走的太遠了，回頭看看什麼也不見了，遂拍着和尚的肩道，你帶我上那裡去學，太遠了我可不去，你趕快送我回去，省得我父母着急，和尚聞聽也覺好笑，和尚也不答言，就是緊走，元璧緊趕追問，和尚說你先別問，我帶着你到我家裏去，到我家裏看看我再送你回來，說着來到寺門，並不叫門，只是將身往上一縱上了院牆，將身落到院中，將元璧放下來說道，你看我會飛，你要願意學，我也教給你，元璧說道，我倒願意學，就怕我父母要打我的，和尚笑着把他帶到禪堂，笑着道，你只要願意學，我去跟你父母說，准保不責備你就是了，你要不願意學的話，我還把你送回去，你要願意，我就收你作徒弟，你告訴我你家住河灘什麼地方，明天我把你父親找來，我再跟他商量，這孩子就是愛看練把式的，一看這阮裏也很好玩，遂點頭說道，我願意學，明天你可得給我在家裏送個信去，老和尚點頭道，那是

一定的了，當天晚景不表，到了第二天，老和尚來到河灘鎮一打聽，原來是興祿之子，暗說孝虧用的法子巧妙，不然的話，要了他老夫妻的命，管保捨不得他的活寶貝，和尚本打算來個兩頭不見日，等他兒子把功夫練成，再教他回家，沒想到這一對老夫妻，找不着他兒子一定不活着啦，和尚一看這樣子，不告訴他們簡直是不成了，這才黑夜之間，以字柬相告，老兩口子看着這紙條，疑神疑鬼起來，到了天光大亮，元興祿出離自己家門，僱好了脚乘，奔華嚴寺而來，一路之上心急似箭，恨不得一步邁到，天到正午就來到了華嚴寺，叫開山們，見由裡面走出了一個老和尚來，笑着說道，元施主請到裡面坐，元興祿跟隨和尚來到院裏，一看這寺裏是非常清雅，心裡暗說，莫怪人說佛門靜地，這真是目睹其實了，留神一看這位和尚，生得是仙風道骨，面如童顏，白髮蒼蒼，二目神光炯炯，真有點世外仙人的氣概，元興祿拱手說道仙長，在下姓元名興祿，就把昨天之事細說一遍，老和尚說道元施主別着急，聽老僧慢慢的道來，你的愛子，已被老僧盜回寺來，這裡面有個原因，因為我見你的兒子，有福有德，將來必能與你繼祖光宗，可是這孩子由現在起，不能跟着父母居在一處，不然的話，絕以活不了，老僧我是以慈悲為本，那有見死不救之理，故此把你兒子帶回我的寺來，我能替他免去大災大難，現在我想把他抬為弟子，等把他的難期過去以後，我再送他回家去，我本打算先不通告你們老夫妻，後來我一看你老夫妻，痛子心切，幾不欲生，所以用字條告訴你們，可是現在你們老夫妻是全明白了，這話不可



對外人提，如果走漏了消息，要被老僧知道，那是門與你兒子可有大大不利呀，老僧對於實說了吧，我今年將近百歲，有絕藝在身，跟前沒有一個徒弟，一旦老僧大壽來到。那時豈不把功夫全消滅了嗎，在先我要有心收徒弟的話，幾千幾百我也早收過了，可有一樣，有福有德的人實在很少，我一看見你的兒子，不但他本身有福有德，就是他祖先也有德行，你們老夫妻修養的也不錯，老僧我焉有不愛之理，我有心收你兒子作爲我的徒弟，也就是想把老僧的所能全傳給他，免得這門派滅絕，施主講想，老僧愛徒，比你愛子還要勝強十倍呢，一切決不難爲了他，話已說明，元施主認可不認可呢，元興祿一聽，如夢方醒，暗道，我說的好好一孩子就會沒了呢，原來被他盜來了，沒想到這其中還有這些麻煩，比如說我要不點頭吧，這老和尚如劍仙一般，誰能防備的他，點了頭吧，真教我割心一樣的難捨兒子。一天看不見我的兒子。連飯都吃不下去，左思右想沒有主張，雙眉緊皺，低着頭一語不發，老和尚一看，念了聲彌陀佛，元施主，你不要猶豫不定了，不然的話，我將你的令郎叫出來，你們父子再從長計議一番，如果願意的話更好，不願意的話，你就把你兒子帶回家去，老僧我決不強留，說着話命小和尚把元璧領來，這孩子是活崩亂跳，父子相見是特別的親近，元璧拉着他父親的手說道，爸爸，我這和尚師傅他會飛，從咱家把我背起來一飛，不大會兒就到這裡了，你回去跟我媽去說吧，就提我在這裏跟我師傅練飛呢，等着我練會了，自己就飛回家去了，元興祿拉着兒子的小手，心裡暗道，這老和尚

會飛的話我不信，不過是世外高人，能够飛簷走壁就是了，見兒子這樣的歡天喜地，不想回家，心裏倒很覺奇怪的，遂說道，你只顧你自己一出來，你知道你媽在家裏想你嗎，元璧笑着說道，那我怎會不知道呢，可是回去跟他一說，他也不也就放心了嗎，老和尚聽着心中暗道，這孩子跟我實在是是有緣，看他小小年紀，說出話來就是這樣的好聽，將來是不能限量的，老和尚也不插言，站在一旁，只是微微一笑，元興祿一想，得了，兒子既然是滿心願意，我又何必攔他的高興呢，况且據老和尚說，不久就是大災之難，樂得的教他在這裡躲避躲避呢，遂向自己侄子笑着說道，你可願意了，你就拜老仙長爲師吧，我自己回家了，意思是想引誘他，使他發起想家之念，沒想到這孩子太奇怪了，不但毫無思家之意，反倒向他父親說，你回去吧，告訴我媽不要想我呀，我在這裏比在家裏還覺得好玩呢，將來我要練會了飛，回家去飛上一回教我媽看看有多麼好呢，老頭子也笑了，心裏說也許這東西有這分造化，立時就要告辭，老和尚說道，元施主既然來到這裏，也是有緣，你容我把祖師爺的像駕好，你在旁看看你兒子教他拜拜祖師爺，說着親自動手預備一切，遂後把元璧領過來，先拜祖師，後拜老師，一切全都完畢，遂後元興祿告辭回家，老和尚是再再囑咐，這事千萬不可對外人談，元興祿也是百般託咐，教老和尚早晚多加培養，三人從此而別，元興祿回到家來，跟老伴說明一切，老太太一聽也是悲喜交加，雖然說了不少的心痛話，被老頭子一些開導話說的也就轉哭爲笑了，遂趕緊去了告白條，所有出力四外訪

查的人，定期置筵相謝，全村的人都有點莫明其妙。一個個交頭接耳，都說真怪。元老頭丟了兒子，以前是痛不欲生，現在兒子是一點影子也沒有，猛然間不但不找了，還像很喜歡的樣子，就有好多事的人去詢問，元家夫婦只是說，我兒子上山學藝去了，將來是有團圓之日，大家一聽，都說這許是想兒子想瘋啦，不言大家紛紛議論，單說元壁在寺裏練藝，練得還是非常高興，天生的聰明，經師傅一指點，一教就會，老和尚看着也是樂的了不得，過個一年半載的，元興祿就來到寺裏看看，帶點什麼衣物啦，以及銀兩等等的東西，老和尚收下以後，就給上了布施，說書的咀快，一眨眼就十年有餘，元壁就二十幾歲了，功夫練得是無一不精，最得意合手的軍刃，是一對鐵槓，老和尚一看把所有的能為，傳給他的也差不多了，所幸他父母還都健在，遂打發他回家，盡一點為子盡孝之道。再者說，功夫也到了緩進的時期，所差者就是閱歷和經驗了，老和尚遂把元壁喚至跟前，把這話一說，元壁聽了老師之言，不由得淚如雨下，尊聲師傅，弟子我實在不願離開你，請你還教我幾年吧，老和尚遂把他以往的事實全都告訴他道，你從八歲出來，現在已然二十五了，你父親已然年邁蒼蒼，現在你還不回去，再過二年，恐怕你要見不着他們夫妻的面兒了，再者說，你父母雖有兒子，一輩子連一點濟也得不着，豈不使他老夫妻九泉遺恨嗎，你正該回去盡一點孝心，也不枉他們生你一場，為師我雖亦年邁，精神尚好，你只管前去，元壁聽了老師的言語，非常感激，這才說道父子恩不可忘，師徒之恩更難報呢，老和尚聞聽

哈哈大笑道，你我師徒之情，各憑天良，爲師費盡苦心造就你，希望你在外邊，替天行道，濟困扶危，除暴安良，一切行端履正，一旦闖出名姓來，就算與祖師爺增光露臉，爲師也不白費苦心，如果從此一走，在外以技欺人，知過不改，你就是本門中的千古罪人，至於你我會面之期，隨時均有，只要你在外邊與我露臉，何時何地可以會面，話已跟你說明，在乎你自己去作了，元璧眼淚汪汪與師傅磕了個頭，站起來立在一旁，看那樣子真有無限的傷心呢，老和尚叫道元璧，今天我我分離，爲師本當贈你點東西，略慰你侍我數載之勞，可是我乃出家之人，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這麼辦吧，爲師我送你一個外號吧，也可以說是永久紀念品，當年你八歲時，我看你在坑邊洗澡，你有一點英俊氣概，所以我注意了你，到現在居然一如我願，你的英俊尤甚，爲師我早有計算，送你三個字，小英雄，以後把這個外號闖出去，也算爲師的永久紀念，你不必留戀難捨，你我後會有期，快些去吧，元璧這時心裏有說不出一種的難過來，復又跪在地下叩謝老師賜號之恩，哭哭泣泣出離了華嚴寺，離家不過幾十里地，走了一會轉頭看看華嚴寺，只是叢林遮目，眼望欲穿，徒自悲傷，遂把心一橫，兩脚一用力，工夫不大就來在自己村口，看着村莊依舊，人物更新，進村一看，連一個認識人也沒有，村裏的人一看他，也看着新鮮，都以爲是走路的過客呢，元璧東看西看，自己的門口還能辨的出來，遂來到門口，一看大門緊閉，遂叫開大門，見是父親來開門，連忙施禮問好，一見母親可了不得了，母親已兩鬢霜，行動非常困

難，元璧心裏難過的呢，心裏說，我娘養我一場，我未曾在膝前行孝，他老人家已這般光景了，看起來常言說的好，父母在不遠遊，這話一點不假，不是老師說我幾句，再過幾年，恐怕連我慈母之面見不着了呢，想到這裏，心中一難過，英雄淚奪眶欲出，自己把心一定，沒有落下來，口稱老娘在上，受孩兒大禮參拜，老太太一聽說道，呀，你就是我兒璧嗎，可想死爲娘了，老太太說着放聲大哭起來，元璧這時也落下淚來，一言不發的一頭扎在娘的懷裡，老太太拍着兒子的肩，真是悲喜交加，又哭又笑的鬧了半天，這才問道，璧兒，你在華嚴寺練藝這些年，爲娘日夜憂心，盼我兒早早歸來，璧兒，娘許是做夢吧，你不是在華嚴寺跟和尚學藝麼，元璧遂把和尚打發他回家的罷一說，老兩口子非常感激洪恩長老，從此元璧就在家裏侍親左右，一步不敢遠離，村裡的鄉親們，都知道元璧回來了，一去十幾年沒有音信，現在居然自己又回來了，這真是一樁奇事，有的年老之人，親自前來詢問，元璧也不隱瞞，遂把當年之事一說，可就沒提在華嚴寺，大家一聽，都說這一回可得啦，自從你走後，你父母想你想的不得了，現在你載藝而歸，這也是你爹娘的福氣，沒有什麼事，你把你所會的本領，施展施展讓我們大家開開眼吧，元璧聞聽一笑說道，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本領，會兩手平常的招數兒，有什麼看頭，再者說村裏不是有曾用嗎，就有愛說話的人說道，你這個人，大家盼你一場，你既然有本領，就練兩下子，不愛練刀槍，飛簷走壁你也一定會，練一回教我們開開眼，元璧無法，只得說道，那麼我就練兩州

大家可別見笑，大家同聲說道，豈有此理，我們是外行，你就快練吧，元璧也不收拾衣服，來到院中，大家隨後也跟了出來，連元興祿老兩口子也出來觀看，就見元璧站在房廊之下，身形往上一縱，用手指捏住了椽子頭，兩手來回倒換，五間屋子的長廊，來回的走了一堂，其快如飛，猛的雙腿往上一翻，腳踏屋瓦，上下翻了二次，眨眼之間踪影皆無，大家不住四外亂看，正在大家觀看之時，就見由屋裏走出一個人來笑着說道，我在這裡呢，大家一看正是元璧，不由得一個個問道，這個元璧一定會隱身法，不然的話怎麼這樣的快呢，也許是會奇門，大家都說道好，這功夫世間少有，元璧說道，我這叫飛身法，由前坡縱到後坡，由後頭窗口進來的，大家全都稱讚，以現在的身分而論，足夠個劍仙，平常人是練不到的，又有人問元璧道，你既有此本領，若是遇見敵手，你的軍刃合武術可是常樣，元璧說道這個可沒有試驗，不過是必遇對手之人才可以用得着，大家也不往下再問了，又談些個閒話遂全告辭而出，這一來不要緊，保定全城都可哄動了，沒有半年的工夫，遠近皆知，連一個來訪的也沒有，有能爲的人知道他本領可以，人家沒走江湖，便不肯來訪，本領小的主兒，連面都不敢見，說話就有三年多了，這一年也是元璧的大事臨身，二老雙親因老病相繼而亡，元璧哀痛萬分，將二位老人家，黃金入櫃，奈入墳塋，元璧守孝三年，老人家在世之時，三番五次要給元璧娶妻，他說現在青年，連一點事業都沒有，娶妻又有何用，單等二老百年之後，在外面闖蕩幾年，有相當的女子再說，沒有相當的女

子，我是獨身主義的，反正使二老決無後憂，元璧只顧這麼一說，他可忘了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老兩口子也不能強制，到這時老兩口子全不在了，只剩了一個元璧，雖然是守孝三年，其中的苦處也可而想知了，有一天正在屋裏用功，就聽見有人叩門，出來一看並不認識，一問才知道這人姓邵名先，聽人說元璧的飛行術很好，特意前來拜他爲師，元璧以爲自己將然出世，對於一切江湖事情，一點都不知道，怎能收徒弟呢，遂即用言語拒絕，邵先一看元璧百般推辭，這才說道，拜你爲師你不樂意，跟你交個朋友吧，元璧一聽，這一個我可不能拒絕，現在我正想身幾個知心朋友，在一處研究點工夫，談談心，這也是一件好事，再者說，交朋友好則近，不好則遠，決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遂帶笑答道，邵先生，既然你看得起我，我是交之不得呢，邵先很快樂的說道，你太客氣了，那麼你就算我的老大哥吧，元璧笑道豈有此理，你歲數比我大的多，爲什麼我是大哥呢，邵先說道，我原來是拜你爲師來的，你既然不肯收我，我現在只好拿你當我師兄了，元璧是再三謙讓，邵先是非此不可，二人相談之下，到很投緣，據邵先說，他本世居在河灘鎮南十二里蔡家台，但是後來說話中竟又把名說錯了，並且說來說去，又透出約元璧合手作緣林賣賣的不倫不類的意思來，元璧這才知道這小子是個緣林賊寇，並且還有一個淫賊，他又跟元璧說，大哥，你要有心加入我們的話，我從中是竭力的保舉你，站在我們的立場上，得吃得喝，有錢化，天下無論有什麼樣的物，也是我們的拳中之物，自在逍遙，吃遍天下。

誰敢干涉我們，元壁一聽這小子所說的話，氣的是虎眼圓翻，這氣可不打一處來，可是又不好意思立時翻臉，心裡是忍了又忍，暗道，這小子分明是拉我跳火坑，遂用良言相勸說道，邵先生，我攔你清談，在年輕，沒有什麼閱歷，雖說是跟師傅學了兩手也不過平常的招數，若是依仗武術，跟先生之流混在一起，豈不愧煞綠林英雄嗎，再者說，父母的孝期未滿，實在不能他去，說邵先生多原諒我才好，在下說話不知深淺，還有一言奉告，現在的年月，求生的人，好找飯吃，無論作點什麼買賣，都可以活着，萬不可一念之差，誤入歧途，流入苦海之內，將來難免身有不測，我看老兄你正在有為之時，從速另求生路，用這話跟邵先一說，他不但聽，反倒帶出一種不樂的樣子，仍是要求元壁入夥，元壁可實在忍不住了，正色說道，我元某是事要憑天理，不義而富且貴，我看如浮雲，念你遠路而來，不肯說你過甚使你難堪，現在你竟不知自量，看你是堂堂的漢子，不然的話，另換個人，管叫他滾着出去，邵先的臉如同紅布一樣，雖是未曾說出話來，現出無限的氣忿來，還是勉強的笑道，大哥，你所說之話，小弟我承了，可是人生在世，得樂且樂，雖說不比王侯卿相，一世的快樂也決不能輕輕過去，聽你之言是決對不認可，好，小弟少陪啦，元壁說道不遠送，遂即一笑而別，忽然有一天夜裡，元壁尚未睡熟，就聽窗外吧的一聲，元壁一怔，細一聽是有人，正要出去看看，就見由窗外進來一件東西，元壁出去一看，早已踪影不見，院裡什麼也沒有，進屋來看看是什麼東西，原來是一張字柬，裏面包的是



磚頭，跟當年他師傅告訴他父親的法子一樣，打開一看，上面寫的是，元璧快快躲避，有人冒你名在外採花，遲恐被逮，下面是一個洪字，元璧一看是老師的筆體，又有一個洪字，確是無疑，自己趕緊收拾收拾離開家了，臨走時託附鄰人們，無論有誰前來問我的話，就提我自從父母去世之後，訪友投師練習武術，不知道他往那裏去了，託附之後，這才帶着軍刃起身離家，先打算奔華嚴寺見着師傅問個明白，沒想到來到寺裏一看，據小和尚說，老人家由上月出去的，始終也沒回來，元璧只得出來站在山門外發呆，心裡說，我上那裏去呢，想了半天也沒有主意，後來一想，既然我師傅跟我那樣說，一定事有來由，我偏要暗地去保定城裡探探，聽聽有什麼消息，遂慢慢够奔保定來，到了保定天色已晚，遂找了一家店房住下，打算夜裡進府衙探聽消息，此時全城哄動，街談巷議，原來知府張文清，有個女兒叫玉蘭，年方二八，生得如花似玉，張知府因為只此一女，看得如同掌上明珠一樣，邵先早就有個耳聞，總是沒有機會可乘，這次被元璧羞辱他一場，有心跟人家動動手，又不是人家的敵手，遂使了個金風未動蟬先覺，暗算無常死不知，狠狠的作一案，留下他的名字，教他有口難分訴，官廳必然拿他，把他拿着一後，那時我再搬請能人，將他救了出來，他也測不透是我辦的來，見着他再用言語一說，那怕他不入我們的圈套，小子想到這裏，心中暗喜，遂想到知府這裏來作一案，雖是有點危險，只要一成功就得驚天動地，聽說知府的女兒，長的實在不錯，我要是把他得到手，不怕我就死

了，我也不冤。看我有這份造化沒有，他住在店裏，每到夜裏就去探探，幾天的工夫，把這條道就看好啦。這一天晚間帶好軍刃前去作案，這姑娘住的是三間東廂房，手下有一個小丫環，這時正在夏令，天氣炎熱，窗子全都開着，姑娘正在睡着，這小子由後窗進來，天將二更時分，小子進到屋裡一看，見這女子半掩粉被，上露紅色兜兜，粉面桃腮，珠唇隱隱，半露小小金蓮，套着紅色睡鞋，兩條腿，搭着十字架兒，分外好看，這小子一看，難過非常，苦於無法。有心過去，他要一喊出來，不但好事沒成，就許把性命饒上，這非用熏香盒子不成，看起來以後得要預備這種東西。不如把衣服用刀割下一塊，過去把他咀塞上，可憐一朵嫩海棠，被暴雨打得落下辨來，這時張小姐把咀裏的東西弄出來要嚷，小子一看不好，手持軍刃對准張小姐小腹輕輕一刺，就聽嘍的一聲，這位張小姐就嗚呼哀哉了，小子早有預備好了的字柬，取出來放在桌上，由後窗逃走了。直到第二日天光大亮，小丫環發覺，趕緊報告張知府，知府得着這個消息。連痛帶氣，死過好幾回，張太太進去一看，才知道是先姦後殺。趕緊穿上衣服，買口棺材裝殮起來。張知府傳齊三班人役捉拿採花淫賊，有馬快頭目，進屋裡搜看賊走的道路，見桌上有字柬一張，上寫：要問此事何人作，河灘元壁敢應承，下注小英童題，馬快班頭派人各處一打聽，聽說元壁外號小英童，有飛簷走壁的功夫，馬快班頭全出動，一到河灘捉拿元壁，四外八方全都哄動了，元壁聽着這個消息，如同晴天霹靂，連一點頭腦也摸不着，暗道：這是什麼人陷害我呢，這保定城不

能久住，如果有人認識，暗含着一報官，我是難逃官司，自己回到店裏沒敢停留，立時算清店賬，走出城來，信步而行，走到曠野荒郊，見前面有一片樹林，自己打算到裏面休息，想個主意，好往那裏投奔，猛然一抬頭，就見裡面站着一位和尚，細一看正是自己師傅洪恩長老，連忙過去叩見，並哭訴前情，老和尚說道，你不要傷心，你的事我都明白，原來老和尚自從徒弟走後，每到夜裡必要看看元壁有什麼動作，但見元壁是數水承歡，侍親至孝，老和尚是非常喜歡，後來一看他父母相繼而亡，老和尚看的便勤了，知道他家裡沒人，看他到有什麼主意，那天老和尚一看，來了一個面生之人，自稱邵先，老和尚偷着，一看就看出這小子決非良善，等到邵先出來的時候，老和尚隨在後面，要看看這小子有什麼舉動，邵先的行動，老人家無時不在監視，一直監視到他作案的那一天，老和尚有心知會張知府，不料竟來不及了，再者這個張知府也是個貪贓賣法之官，作了許多害民肥己的事，這一來也可以說是報應循環，老人家便索性沒管，直到小子陋害元壁，和尚看的明白，及至元壁到華嚴寺來，老人家故意不見，倒看他有什麼主意，看看徒弟進城來，探訪，和尚也隨後跟來，及至元壁出城這才露面，爺兒兩個說了些個離後之事，老和尚道邵先作案之後，遇見一個同黨賊人名叫白鼎，他二人已定妥去江蘇躲避，現在你父母已故，在家不能住，最好你也去堂蘇州，到外邊一來在江湖上闖蕩闖蕩，二來可以暗訪這害你的賊，遇着他把他拿住送官，千萬不可殺他，也好洗清了你的名譽，謹記爲師之言不可大

意，這有紋銀百兩你作川資，快點走吧，元壁府身叩頭，辭別師傅，奔江蘇大道而來，在一路之上，遇了些有名武術家，全不是自己敵手，從直隸到江蘇，踢的武術場子是不可以數計，自己是新入江湖，那裏知道什麼規矩，就是沒見過敵手，這天來到江蘇地面，找個店房住下，對於本地的說話和風俗，真是別開生面，自己覺着實在有趣，白天遊逛名景，晚間換了夜行衣，去到各處暗查，元壁是費盡苦心，打算盡三年五載的功夫來查訪仇人，這天晚上因為查到周家，正赶上這位周小姐在院裏練藝，元壁看着心裏說這個人的功夫還是真不錯，就在這一怔神的當兒，可巧正被姑娘看見，以致二人動手，後來一聽有人喊妹妹，為兄來也，元壁聽着一正，心裏說，原來這是一個女子，我看他不像女子，我以為是一個十七八歲的童子，這是我的錯處，正在想着，被姑娘一掌打上，元壁這才轉身就跑，在動手之時姑娘問他姓字名誰，元壁有心說出真名實姓，一時伶機一動，心裏暗道，我是個被通緝之人，不能說實話，心裏是這樣想，可是信口說出保定河灘鎮來了，有心改口，也是來不及了，只得說元家店是我開的，問我都知道，元壁說了幾句流口話，那知道這位元壁櫃可就受不了啦，今天遇見六位這樣問，所以就把元壁前後事一說，現在元壁的家產被官查封，六位英雄聽了半天，就沒有主意了，任元皺眉一想，計上心來，遂向掌櫃的問道，現在他家裡還有什麼人，能把他們找來問一問嗎，元掌櫃說道，辦着看吧，出去不大工夫，找來了一個人，是元壁以先的一個家人，掌櫃的把這人帶了進來，六位英雄見了他

，還是非常的客氣，讓坐以後，任元問道，你家少東是那一位，他現在那裡，你要實話實說，可有一節，我們跟保府張知府這案沒有關係，我們跟你家少東是朋友，特爲救他而來，他既然沒在家中，去向你自然明白，你說了實話，我們見着他，也好商量一個主意，還問你一件事，你知道他的師傅是誰，住在那裡，你說出來我們也好設法救他，這位家人一聽答道，幾位爺問我的話，我是一點不瞞，知道你就報告，不知道的我也不說，我家少東姓元名壁，今年二十五歲，自幼出外練藝，他師傅是一個出家的和尚，離此五十里，有一座華嚴寺，他是寺裏的方丈，六位英雄一聽，這就好辦了，對這人說了些感謝話，然後就奔華嚴寺而來，工夫不大來至山門，齊大鵬上前叫門，由裏面走出一個小和尚來，看看來人說道，幾位施主找誰，齊大鵬拱手說道，我們遠路而來，拜望洪恩長老，說小師傅回稟一聲吧，小和尚說道，我師傅在家的時候很少，我到後面去看看，在沒在聽我回報，小和尚又問身，施主貴姓大名，齊大鵬一一說明，小和尚轉身把門關好到裏面去了半天，就聽裡面念了聲彌陀佛，那方施主前來，雙門一開，出來一位老和尚，齊大鵬進前施禮，說道師傅在上，弟子這裏施禮了，老和尚合掌躬身說道，施主遠路而來，老僧接駕來遲請多原諒，來裡邊請坐，謙謙讓讓齊大鵬帶着五位英雄往裏而來，到了後面禪堂，和尚讓坐獻茶，沒等大家說話，老和尚笑道，今日列位光臨老僧辛甚，但不知幾位見我有何見教，六位英雄站起身形自報名姓，遂後由齊人鵬把元店家的事前後一說，老和尚一聽，不由得就是

一怔，暗道，我看他絕不是探花淫賊，這裡定有原因，想到這裡說道，不錯，老僧平生只把一個徒弟，名叫元必外號小英童，幾位是聞名訪他，可是親眼所見呢，齊大鵬就把如何找着他的家人的話前後細說一遍，和尚聽吧一笑說道，諸位提起別的事，我可不敢保險，若要提保定知府這段事，我敢做一証明，就把元壁被何人陷害的一說，六位英雄一聽，一個個面面相覷，不但不腦元壁，反倒替元壁不平起來，看來無論什麼事，都要三思而後行，照這樣看起來，人家元壁是個好朋友，即便夜裏偷看人練藝，也決沒有歹意，必是另有隱情，大家正在思想，老和尚說道，小徒現在江蘇地面暗訪仇人，以我之見，幾位英雄，你們六位仍回貴府，將小徒元壁尋着，還求幾位要多多關照，老僧這有書信一封，煩勞幾位分神代交小徒，如果真是小徒元壁，在外不法，幾位羣雄把他拿回來，老僧自有辦法，任元接着說道，老方丈之言甚是，我等從此回去，必須要考查元壁的行動，如果是個真正君子，我們還得跟他交朋友呢，周士英遂把和尚書信接過，老和尚是再再拜託，六位英雄這才告辭而去，大家仍回到元家店，吃了一頓散夥飯，周吳二人回轉江蘇，這四位仍奔西川大道尋找童林，一路之上到也安然，把時正置夏日，白天不走，非等紅日西沉，氣候涼爽的時候才走，這一天來到四川城都，一打聽蓬萊島，不料想來晚了，聽人說蓬萊已破，英王逃走，聽說又投入萬龍藏峯島，齊大鵬對衆人說道，我們千里而來，實指望見着童林，沒想到事不湊巧，人家又到別的地方去了，這是活該我們沒緣，我們回去吧，大家也全

願意，惟有何瑞生不願意，他的意思是非要尋找童林，看看他是何等人物，又不好說出口來，後來一看是非說不可了，遂說道衆位兄長，我們爲童林去北京，由北京又到此地，費了些個千辛萬苦，爲的是見童林一面，這樣乘興而來，決不可敗興而歸，再者貝勒爺有言在先，凡事都要堅持到底，才不至於虎頭蛇尾，我們要是這樣一回，豈不使人家貝勒恥笑嗎，據我看，我們決定主張，不達到目的不止，將來准有成功的那一天，後來大家一計議，還是按着何瑞生的主意，由四川又奔陝西而來，這天正然走在西安府，天已二更，來至城下一看，見城牆搭着一條繩子。見這繩上細着一個人，向下繫來，齊大鵬一看，趕緊打手式教大家避在暗處。低聲說道，這一定是綠林人由的是爬城術，不用問這一定是救出來的犯法人，我們不願不管這些事，如果不管這裏就許有受不了的，我們先將這個犯人偷走，問問他是什麼案情，把話將然說到這裏，就見何瑞生一伏身刷的一聲跑了過去，正赶上西安侯到了下面，何瑞生也不言語，縱過去挾起來就跑，等上邊的人知道了，早無踪影，譚天，陶洞天，縱下城來，這邊的齊大鵬，歐陽鈞，任元也亮出軍刃閃出身來，厲膽俠譚天，蓋天第一手陶源二人一看，就知道是他三人所作，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將西安侯救出，不想又被他三人搶走，那能善罷干休，問明姓名這才當場動手，兩個人的寶劍上下翻飛，豁出命去的苦幹，歐陽鈞的子午鴛鴦練子雙鎖，任元一對亮銀雙練子檄，四個人打成兩對，齊大鵬也在旁輪流相助，五個人只殺的，難分難解，動着手陶洞天一看不好，遂大

聲喊道，譚大帥爺家既然丟失，我們何必在此戀戰，譚天一聽也對，遂虛幌一劍轉身就走，他二人一東一西分頭敗走，這三位收住軍刃也不追趕，就在這個時候，就聽一片吶喊聲由城裏衝出，口口聲聲大喊拿賊，來到城外一看已人影皆無，其中的侯二俠，忙向衆人說道，我們別追了，天已大亮，賊人已去，我們集合回去，此時這三位也出來了，跟侯俠客一見面，彼此通報姓名，侯二爺知道是童海川的朋友，因為聽童林說過，任元和歐陽鈞，曾在北京捉拿玉人，也是個英雄，見面是非常恭敬，可有一節，就是何瑞生不知那邊去了，也不知把西安侯弄到那邊去了，大家分頭四下一找，仍是沒有踪跡，西安侯這一被救，盜獄之人拿獲一名，就是鐵背金蟾賀超，這小子作有無數的案子，在陝西鳳翔府攔轎行劫，殺死軍民一百餘人，堂堂的總鎮被他一刀殺死，惱了鎮古俠老劍客，將他拿獲，押在鳳祥府東牢，在黑夜之間這小子越牆脫逃，今天也是這小子的報應到了，你想把他拿住了，還能好受的了嗎，老少英雄一計議，既然把西安侯丟失，這事非報告欽差大人不可，請他老人家酌量辦理就是了，別人全都好說，惟於侯二俠臉上覺着無光，自己一想，奉命看押西安侯，一切責任全由我擔負，這一失了西安侯，我算作麼的呢，不想我闖蕩江湖一輩子，到老來栽這樣的大筋斗，不盡的慚愧，齊大鵬從中解勸道，老俠客不必着急，這事全是意想不到的，有什麼話回去再說吧，回來一看，不但知府不見，上下人等連一個都沒有了，只有牢裏的犯人，大家把牢門封鎖，留下幾個人看着，其餘的人押着賀超回轉公館，候



二俠先把經過之事對童林一說，童林回報年大人，年大人又把候二俠請至跟前問了問，候二俠認爲自己無能，甚是慚愧，年大人是特別的安慰，遂命候二俠下面安歇，年大人雖是這樣說無妨事，心裏是非常着急，因爲已然專摺奏京，候旨處治，到如今竟把西安侯被人救走，這可怎麼辦呢，只得跟楊師爺計議，按說應當派楊師爺去暫是署理西安府，怎奈公事繁忙難了這個人還是真不行，要是請旨定奪，現在西安府何人雜持，遂派人到西安府城裏通知，所有舉監生員，限一日工夫公舉一人署理西安府，公舉之人必須要品格端正，道德高尚的人爲合格，單等公舉完畢之後，再行文奏明聖上，計議已畢，便寫了一張知單，派人前去通知，遂後又計議到賀超，前一次把他拿住，押在牢裏，一時大意他就越獄逃走了，這一次必須多加小心，先把他就地正法，用先斬後奏的法子，遂把細林叫來，年大人說道：海川，前次賀超被擒，也是他不該早死，現在又將他拿獲，我打算把他就地正法，執刑地點，保護法場，你要跟各位計議一回，別教他出意外之事才好，海川一聽這話，也很樂意，因爲這小子作案很多，又有越獄之罪，正好將他正法，也好免除後患，且可以大快人心，遂連聽答道：此意當好，出來跟鎮東俠，北俠衆人一商議，借三莊首領勝裕陶然公設的刑場，在白沙江邊謝家灘，並求老人家調齊三莊兵士，在四面一圍，我等分八方監視，任憑他是誰來却法場也不成，但不知何人監斬，海川祇得回來又向年大人請示，年大人要親自監斬，童林說道，這個賀超雖是要犯，本應你老人家親自監斬，可是這個時候不

對，倘或有他門的羽黨，從中一出事，與你人老家是多有不利，不如派張方爲監斬官，大人一聽也對，說道很好，計議已畢，仍教張方辦理一切，張方是真可以，一切事項沒有預備不到的，一面通知三莊莊主勝裕，一面准備一切，約定明天正午執行，搭好了監斬棚，羣雄留一半在公館保護欽差年大人，其餘的人全到法場去戒備，計議已畢當天不表。次日早晨，羣雄押解賀超奔江沿，張方乘坐一頂大轎，身穿大紅袍，在棚裡升了上座，有人報告，差二刻不到正午，張方吩咐一聲把賀超帶上來，問明之後，用硃砂筆在名上畫了一個圈，這就算是驗明正身。劊子手是楊小香，楊小翠，把賀超架到刑場，強按着跪在地上，小香揪頭髮，小翠擎着一口刀，天交午時，就聽追魂炮響三聲，小翠把刀一動，就聽赤一聲，賀超的人頭落地，四下裏亂滾，也是這小子作惡的報應，看來是善惡終有報，有來早來遲就是了。這點事就算是平平安安，連一點風聽草動也沒有，事畢回公館交差。到了公館一看，熱鬧的很了，所有西安府有點功名的主兒全來了，求見年老大人，推舉署理西安的人，所有的來人，都是文質彬彬，帶着儒雅氣概，欽差大人全把他們教到後面，衆人向年大人致敬禮，大人是躬身相還，遂向大衆說道，我約請大家來所爲的事情，想大家夜已明瞭，無需乎再說了，你等從速公舉一位，大家遂公舉一位林仰清，是一位進士，還有一位黃海澄也是一位進士，年大人說道，我自從來到這裏，每日公務甚忙，未曾調查過當地民情，我的意思教你們大家公推一個人，如今你們公舉出兩個人來，教我派那一個呢，大

家一聽，欽差有不喜悅的意思，其中有人發言說道。老大人有所不知，我等本應公舉一個人，怎奈署理西安府，乃是重要職守，關係我們數萬人之生命財產，如得着一位清官，民之幸福，國之吉祥，倘或遇一個害民之官，我們不是自找其禍嗎，所以舉出兩位來，請大人考取一位，可是這二人各有所長，林仰清的學問很好，就是有點不求進取的毛病，平日他最好清靜，這次把他公舉出來絕非所願，所以又附舉一位黃海澄，這個人平生最好學，胸儲大志，不肯輕爲世用，這次把他舉出來，署理西安，也是我等傾心樂意的，老大人，你是明鑑之人，看他二人誰能够用呢，老大人一聽這些話，知道他們是兩派，各執一詞，聽那一面都有理，年大人心理也爲難起來，說道你等衆人分老幼兩派，每派舉出一個人來，把你們所公舉林，黃，二人的歷史，說給我聽聽，年輕的教老人們先說，老人們中有人尊聲大人，林仰清自從三十歲時便得了二名進士，性喜靜，不喜動，爲人寬和，大人請想，要不是人家有這樣的功德，我們也不能舉他，他自從念書之時，天生聰明，真是聞一知十，連教他的老師都說他將來必有發展，他是西安府人氏，家道就是窮一點，他父親也是個有功名的秀才，在城裏設館教書，林仰清跟他父親念書，同學有一個張殿臣，是城裏富戶之子，他跟仰清意志相投，二人時時在一處研究學問，張生時時請林生去家裡吃飯，日子一長，張家的少婦少女，完全不避過了，這一天是端午節，校裏放假，他跟張殿臣有郊外閒遊之約，張殿臣教林仰清在他家裡過節，林生因爲節期之日，再三拒絕，故此作罷，

等到午飯已過，林生去找張生，原來這位張生在家裡喝的是醋釀大醉，仍然是狂飲不止。林少爺來的正好，聽說張生在後邊飲酒，自己要到後面勸他不可多喝，也不用人領着簡直往裡就走，順着箭道走至後面轉角門，也是走的太慌，將要進門，可巧由裏面出來一人，正跟林仰清撞上，把那個人撞的，幾乎坐在地上，林仰清趕緊一上步，把那入接住，那個人才算沒坐地上，原來這個人正是張生的妹妹，年長十八歲，尙無人家，今天兩個人這一撞不要緊，兩個人一語不發，面紅過耳，林仰清將要走開，被人家用手拉住說道，林少爺你這就不對，你們念書的人，當知道男女授受不親，今天你這樣一撞我，未免太難爲情了吧，仰清自知失禮，連忙作揖賠禮道，還是我一時大意，真該萬死，因爲看見你要坐在地上，所以我沒加意思的過去，這是我的錯誤，請你多原諒，實在對不住，張小姐聞聽，微然一笑道，林兄，你將誤就誤，有其自乎，仰清知道這女的學問很好，說出這樣的話來，分明是有心嫁我，這話要是走別人這樣說，管保當面成親，仰清可不然了，沉吟一會說道，小兒實在罪甚，所示之言，誠出至意，本當唯命是從，無如我有父母在堂，凡事自應親命是聽，自由主婚者我不願爲也，張小姐笑道，君果高尚之士，兩下速遣媒妁，不足爲慮，仰清並未答言，各自走開，日子不多張家就派人到林家提親，林仰清之父，以爲門戶不當，有意拒絕，仰清跪父面前直稟其事，他父親見兒子既然願意，這門親事就算成啦，現在傳爲美談，知之者無不稱林仰清是禮義君子，後來考中了進士，學

問更好了，至於黃海澄，不過是少年英俊而已，年大人聽着心中也是可笑，暗道，這就是皇帝有福羣賢畢至，遂向衆人說道，你等所舉者，都是有本領之人，以年歲而論林仰清爲長，教他爲西安知府，署理一切公文，黃海澄爲二府同知，助理知府辦理一切，你們大家看這辦法如何，衆人打躬道謝，雙方這才圓滿解決，大家告辭而去，年大人把二人喚到公館，也不過是囑咐幾句，一切辦理完畢，遂呈文奏明聖上，把西安侯越獄，賀超正法，保舉西安知府等事，一一專摺送京，單說三莊首領勝裕陶然公，聽見西安府被劫的消息之後，恐怕不出今夜必有人前來偷營，不可不加預防，想到這裏，遂把各位劍客請到一處，開了一個緊要會議，各位劍客來到中軍大帳，勝裕就把所想的事跟大家一說，其中的碧目金睛佛，手拈長髯，向左右看看，遂後叫道二位師弟，真要談到功夫，你我身爲劍客比勝裕可高的多，要說用智謀的話，咱們那一點都沒有，萬龍藏峰竟敢派人到西安府劫獄，教走西安侯，這偷營，一定要有的，實在不能不防備也，不但行營要留神，連公館也得小心點，一旁珍珠佛董瑞冷笑道，師兄這話不能這樣說，據我看不但他們不敢偷營，公館裏吓死他們也不敢來，知道有我們在把，雖不說如銅牆鐵壁，也有點不好來，況且有這們多的鄉勇，又有勝裕，他們縱有此心，我想也得再想想，姜爺笑道老四，你這話實在是魯莽的很，要提到功夫一節，你我弟兄自出世以來，未曾落過下風，這一回你先別說大話，萬龍藏峰烏裏邊成名的劍客頗多，也未必說准怕你我，如果他們聽自恃甚高，夜間前來偷

營，動手勝負先不用說，反正營裡得要亂一回。你這個脾氣總是改不了，說話也不思想，信口一說，辛虧在座的都不是外人，要是有位有身分的人在此，豈不教人家把牙笑掉了，人家說你我弟兄自位自驕，姜爺這一些話說的董四爺是閉口無言，自己的師兄，如同手足一樣，雖全是當代的英雄，也要尊從師兄，四爺笑嘻嘻的并沒言語，大家計議多時，要依姜爺的主意，到定更時分班巡查，以防不測。勝裕攔住說道，老劍客，我攔你一句話，要說前後派人巡查，可是不錯，我看也不算十分圓滿，倘或萬龍藏峯島有人來偷營，不用說他來隊五，就是來幾位成名劍俠，在暗地裏一看，有你們弟兄在此巡查，他們知道自己的功夫不成的話，也絕不敢出頭，比如說來的人比你我的身分高，那時候人家必是伸手就打仗，你們老幾位有個山高水低的，我勝裕可但當不起呀，我有一個主意，按前中後一營各個備鑼，我們大家集在一處坐等，沒有人前來便罷，看有人前來，鑼鼓手一動，我們要留神看着，要是來的是平常之人，我們出去將他拿獲，也不殺他，要是身分高的主兒，我們就不出去，教他們是沒法下手，張鴻鈞聽着遂念了一聲佛號，遂說道列位師兄師弟，安老莊主的意思，這是六韜之中名為大韜，取意在守，話說到這裏羣雄是哄堂大笑，勝裕道，我這不過是心裏一想，說出來的主意那裏談的到六韜呢，論武術你們那一位都比我高，不論那一件事都安大家來幫忙的，大家又說了會子閒話，天已不早，勝裕把衆人略為分配，別人不說，單說這三位老劍客，將他們安在前營，自己坐鎮後營，因為賊人前來，不是

前就是後，中營之過是虛設，裏面也派有焦文亮看守，帶着趙家灘的火神，如有不測以火當先，把衆人分派已畢，天可就不早了，也就在定更時候，聞要有梆子之聲，別看營裏人多，這個時候是鴉雀無聲，姜爺正在打坐，聽外面似乎有人，分明是夜行衣的響聲，連氣響了三聲，頭一聲小，其後就大啦，姜爺回頭看了看二位師弟，這二人早將軍刃拿在手中，董四爺手拿一對仙鶴掌，心裏暗道，白天會議之時，我說沒人敢來，你說這該死的東西他偏來啦，我要不露露我的本領，他們也不認得我是誰，正然想着，看見一個人進來了，身量不甚高，背着一對錯鐵雙槓，二目如同兩盞明燈相似，三位劍客一看，全都認得這是小鬼陸恒，三位劍客看着都是一怔，暗道，真要是憑武術解決的話，單打獨鬥，也未必贏的了人家，書中代言，自從陶源由城上把西安侯擊下之後，一轉眼之間就沒了，下來一看，正遇任元等三個人，五個人遂殺在一團，在動手未分勝負之時，兩個人也不苦戰，分頭就走，陶源想着西安侯一定是他三人盜去了，不然的話決沒有這麼快。如果等一會再找，他們有人把西安侯一隱藏，就不好辦了，何不趁早找找他呢，西下留神一看，前面有一片樹林，進去看看也沒有，出來四下一看，事有該着，就見大道上有一條黑影，正往前走，黑夜之間雖然看不清楚是誰，看得出來是一個人背着一個人，陶源不由得心中一動，暗道，這黑夜裏那有背着走的，這分明是兩個人，婦果要是侯爺的話，這真是天意該着，趕過去看看，又一想不成，倘若我一趕過去，不對沒的可說，如果真是侯爺，背着他的這個主

兒，我不知是誰，比如說人家的本領在我以上，不但我救不成人，反要再繞上一個，不如不出頭，你說不趕他，眼看着教人家把侯爺盜走，真是有點大難爲情的，莫若我施展陸地飛行術，繞到他的前面去看看，有什麼話再說，主意已定，把所有本領使了出來，其快如飛，不大的工夫，走到這黑影的前邊去，將身在大道當中一站，高聲喝道，什麼人，就見那個人把背着的那個人放下答道，我肯的是差事，這是由西安府裏劫獄救出來的，你有什麼意思嗎，陶源一聽心中暗喜，果然是侯爺，看官，你說這條黑影是誰，正是何瑞生，他把這差事盜走，也是另有用意，他打算離城遠遠的找個僻靜的所在，然後問問這個人是怎麼一回事，他一個人背着一個人往前走的時候，以爲後面的任元等，須在後面跟隨，出了樹林回頭一看，沒想到連一個人也沒跟來，何瑞生不由得就是一怔，遂把背着的那個人放下問道，你是何人，因何至此，西安侯那裏知道是被盜呢，以爲這許是萬龍藏峯島的人前來救他，所以一點沒瞞，全都告訴了何瑞生，何瑞生聽着是仰天大笑，遂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允提，好極啦，我正愁見着童海川沒有禮品，沒別的你多受點屈吧，我要使你當我有禮物，西安侯一聽，真是如同凉水澆頭一樣，暗道，這是我的災星未退，難期未滿，又一想這也不錯，着他把我帶到年羹澆那裏，我的命算保住了，任憑老年他有多大的本領，他也把我怎樣着不了，一定是得請旨定奪，想到這裏心中是非常坦然，遂說道，你把我送到年羹澆的公館去，這條道路你認識嗎，何瑞生說不認得，西安侯說我告訴



你，可有一樣，我可走不了，你還得要背着，何瑞生點頭說道行，這才背起西安侯又再前走，正走的高興，就聽前面一聲喝喊，何瑞生留神一看，認得他是萬龍藏峯島副帥陶源，遂說道這不是蓋天第一手陶源嗎，陶源哈哈大笑道，既然知道我的厲害，快快過來請安，我好放你逃生，如要有半點邁慢，立刻叫我作我劍下之鬼，何瑞生這時候正是小馬初行嫌路窄，鵬飛雲外恨天低的時候，況且找童林來，爲是幫他破這萬龍藏峯島，沒想到今天正遇上，也是出乎意料的事情，遂說道好，我正要找你們去呢，在此相遇也是你有緣，看你往那裏走，回手把刀亮了出來，叫道陶源，你可認得這東西，我願意把西安侯給你，就是他有點不樂意，如果你勝的了，我是怎辦，陶源心中暗道，凡是知道我的英雄，提起我陶源來，沒有不倒吸一口涼氣的，看這東西說話位爲，沒把我放在心上，不定有大本領呢，想到這裏問道，你是何人，在本帥面前這樣的張狂，報你名姓，然後受死，何瑞生報完姓名之後，陶源冷笑道，原來是個無名之輩，將軍刃一擺說道，你就過來進招吧，我看看你有多大能爲，何瑞生還真是不含乎，往前一上步，照着陶源就是一刀，陶源往旁邊一閃，讓過刀去，劍走葉裡藏花往裏進招，奔何瑞生的前胸便刺，何瑞生用手手中刀接架相還，動手連十個照面也沒有，陶源把劍招就施展開了，真是如同閃電一般，淨見劍不見人，何瑞生一看，心裏是大吃一驚，暗道，莫怪這小子在萬龍藏峯島裡是個副帥，果然武術高強，不是長他人威風，就看人家這劍的招數，別說我一個何瑞生，就是三個兩個的也

不是人家的敵手，可惜這個機會，無意之中遇見西安侯，我以爲是天賜良機，沒想到偏讓這小子看見我，還是沒有這點時運，看這小子非教這小子搶走不可，我也不能跟他久戰，想到這裏一撒軍刃，回身要夫，就在這個時候，陶源一劍迎面劈來，何瑞生看劍到切近，往旁邊一閃身，劍到是躲過去了，可沒留神底下，陶源一抬左脚，正踢在何瑞生的跨骨上，嘖通一聲栽倒地上，把手中軍刃仍出很遠去，陶源一陣冷笑道，我當你有多大本領，原來是一塊廢物點心，本當過去把你一劍殺死，念你把爺家送出這麼遠來。辛辛苦苦的，所以我不肯殺你，便宜了你，快點逃命去吧，說完這話把西安侯背起來就走。陶源這小子今天爲什麼這麼大量呢，到不是有好生之德，因爲這小子心靈很快，他一想在那邊還有三個人，要在這裏一耽誤工夫，他們的後邊人趕到，豈不又要麻煩，所以沒殺何瑞生，何瑞生看着人家走遠了，才過去把軍刃拾起走了，到後文書自有表示，此時暫且不表，單說陶源背着西安侯，回到萬龍藏峯島，休息了一會，天已然大亮了，其餘的人位也都回來了，大家一看西安侯回來了，這就算是沒白費事，一個個都很喜歡，問了問西安侯遇難的經過，西安侯長嘆一口氣說道，我們這萬龍藏峯島糟的也太不像樣了，副帥平日最心愛的兩名旗牌，呈璧，韓寶，原來他二人是臥底奸細，在起火之時，他們背着我就走，我心裡還說呢，一個小小的旗牌竟有這樣忠義之心，將來我一定要封他官，又誰知他二人把我竟背到隱逸山莊，外面打鳥之時，他們又將我裝入船倉之中，又把所遇的事情，以及年羹堯的勢

派細細說了一遍，英王聞聽點了點頭道，蓬萊島裏，若不是有人裡應外合，何至於一敗塗地，想不到萬龍藏峯島也要受同樣的病。這個調查奸細實在必須細心，這個奸細不除，將來必有大患，遂傳令出去，曉諭全島之人，大勢至此，大家要開一緊急會議，誰是奸細，誰不是奸細，全要對天明誓，如果有不肯發誓的人，就以奸細論罪，大家將然計議到這裡，在旁邊走過一個人來，到了英王西安侯的切近，使了一禮說道，王爺在上，我有一言冒奏，調查奸細的話，發誓是沒有把握的，是奸細他也要對天發誓，不但看不出來，並且越法穩固了，他又何樂而不爲呢，最好還是想別的法子吧，英王一想也對，要憑着發誓是沒有十分把握，遂笑着說道，要依軒轅大帥你的主意，可要怎樣辦才好呢，軒轅志說道，我有一個主意，也未必很對，我要說出來，咱們大家討論，據我說島裏有，細爲期已久了，沒有舊的引不來新的，在年羹堯未打島以前，怎麼沒人敢活動呢，這分明是裡應外合，關係全在外人的敵人身上，如果想清查奸細，必須先將年羹堯赶走，或者把他殺了以後，不用說對天發誓，管保自然就現形了，如果先派人去迎敵，一面在島內搜查，這法子也未嘗不可，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請王駕，侯爺，各位軍師，大帥，要大家討論一下才好，英王聞聽手理長髯，不禁的點頭說道，不錯，這敵是本，奸細是標，將本損去，其標自亡，如若捨本治標，那是越治越壞，遂向諸將說道，軒轅大帥的高見甚是，我在蓬萊島的時候，不是勝裕陶然公率領三莊兵丁攻打，就憑年羹堯他，也配把我攻走，到現在還是勝裕出

頭，老年還是勞若者。如果沒有相當應付他的法子，非要步蓬萊島的後塵不可，我今天有句話要說，請大家要原諒我，人家就有這捨死忘生的前來自底。我們就沒有這樣人去給他們照樣來一回呢，年羹堯到沒有什麼，最可惡的就是勝裕了，那一家英雄有胆量，去到三莊行營把勝裕刺死，去了老年的保障，我們就沒有大患了，可不知那位英雄願往，英王說完這話，望着衆人淨看有何人出頭，呆了半天，連一個答言的人也沒有，就在這個面面相覷的時候，一邊站起一個人來，口稱王爺，去三莊行刺，不才我願往，可有一節，我一個人可也辦不了，願刺人願不的巡風，沒有人巡風，動手有諸多不便，有那位願助我一勝之方。隨回我冒險行刺，一言未了，旁邊又立起一人答道，我們弟兄願往，衆人一看，正是在七星山落網的兩個賊人，段國基，段國桂，這哥兩個在這時候要出頭，也算是達時務的俊傑，在先沒答話，這裏邊有個原因，他們看看有何人應聲而出，要是個平常之輩，他們也不出頭，不次一看這報警勇行刺的主兒，正是小鬼陸恒，他的老師張志明，趙明真，可稱得是世外高人，所有天下成名的劍俠們，誰也不是人家的對手，陸恒雖說是沒有他師傅身分高，跟觀音堂練藝六十年的老劍客，打了個平平，他要是出頭去到三莊行營行刺，易如翻掌，簡直可以說是沒擋。這兩個人一看他出頭，樂得的跟他走一趟露露臉呢，所以這二人趕緊答道，我弟兄願往，陸恒一看，見是段氏弟兄，論能耐可是無能之輩，不過巡風沒有多大關係，又是兩算一個，也可以湊和，遂點頭說道很好，有你弟兄前去，我也

可以放心，你們弟兄給我作個耳朵，可有一樣，就怕我回的來，你們回不來，上次去西安府，那不就是個比例嗎，所去的人都回來了，惟有鐵背蟾賀超沒回來，聽人們傳說，他教老年給殺啦，如果這次你們弟兄跟我前去的話，到在那裏遇見個扎手的主兒，我要想走，大概也走得脫，你們二人是恐怕難點吧，如果你二人一被擒，你說是我救不救，救吧，勢孤人單，不救我是居心不忍，段氏弟兄聽了這些話，要是出在別人咀裏，這一來是非僵火不可，陸恒說出這話來，不但不能惱人家，還得要知他人情，人家說這話是照顧我們，本來說實在的，人家要是遇見敵手，或者被擒，我們打算救人家，那叫瞎子打燈籠，白費，哥兩很恭敬的向陸恒說道，陸老劍客，我們二人既然隨你前去，只要是你的大功成就，我二人雖死無怨，但不知我們幾時動身，陸恒說道事不宜遲，今晚就走，英王聽着不盡的喜歡，遂向陸恒說道，但願老劍客此去，馬到成功，只要把勝裕刺死，我們就算沒有大患了，會議這才算結果，一天無事，晚飯以後各自帶好軍刃，三個出離了萬龍藏峯島，一直奔謝家灘而來，到了行營切近，三個人不敢直往前走，怕前邊有步消，被他們看見，一鳴鑼報警，再要行刺就不容易了，三個人專找有隱避的地方走，施展開平生的本領，往前暗進，天到三更時分，才到行營，依段氏弟兄奔後營，怕人家前營把守的嚴緊，陸恒連揮手說道，不成不成，你們知道這個意思，難道勝裕就不知道了嗎，一旦人家有了預備，我們是徒勞無功，隨我來，說罷一縱身形進了前營，段氏弟兄走着也縱了

進來，這個時候要再說話可不行了，只得打手勢。陸恒用手勢指示段氏弟兄，奔左右營寨，在那裏巡風。他自己就往裏面而來，裡面的姜爺聽有三陣風聲，就是這個時候，三個人悄悄分途往裏進，看了看四下，連一點動靜也沒有，小鬼陸恒，才奔裡面行刺。沒想到這裏面的三位劍客，早就看見了，姜達心裡念了聲佛號，抖丹田用力一喊，大膽賊人，竟敢前來行刺，這一聲不要緊，把陸恒吓了一跳，心裏說，呀，憑我這身輕如毛的夜行術，他就會聽的出來，此人決非平凡，陸恒正在這一怔之際，裡邊三位劍客各亮軍刃趕了出來，陸恒也不答言，轉身就走，段氏弟兄一看他跑啦，咱們也跑吧，隨着也離開行營，陸恒這一氣直跑到白沙江沿，他一想自盡自跑幹什麼呢，也看看追我的是誰，想到這裏扭身往當道一站，定神一看，不由得嘆了一聲，自言自語的說道。我當是何人，原來是姜達，張鴻鈞，董瑞他們三個人，也不是我陸恒說句大話，若以武力解決的話，把他們三個人網在一塊，我陸恒也不用費力，教他們就落敗而歸。遂說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你們三個人，你們是打算單打獨鬥，還是一齊動手呢，姜達聞聽念聲彌陀佛，叫道陸恒，你不要口出狂言，可惜你這個身分，在這黑夜之裏是前來行刺，可是有意偷盜，是漢子的話，有什麼事白天明着來，我們當場比較，即便是我們都敗給你，我們也沒的可說，我們要是把你戰敗的話，也得佩服你是條好漢，你這麼一來，算不了什麼英雄，我實在替你可惜，陸恒聞聽哈哈大笑道，姜達你不要多說少道了，你我多次相會總是未分勝負，沒別的今天我要跟你決

一勝負，你有胆子的話，快點過來進招，姜達說道，你要願意分分上下，還有你先進招，陸恒一回手，取出鑕鐵雙槓，姜達也將鹿角棒雙手一分，也不多說，二人動起手來，在以前動手，兩個人全是用招引招，也不用什麼等招換式的法，因為這兩個人也不是一次動手了，但見這對鹿角棒如同閃電一樣，鑕鐵槓亞似狂風一般，兩人舞動軍刃全帶風聲，刷刷山響，姜達知道小鬼的厲害，小鬼也知道大清國有名的劍客姜二爺，這兩個人戰在一處，可以說是硬對硬，誰也不敢疎神大意，戰了個神鬼皆驚，二個人戰有八九十個照面，雖然各盡其力互爭勝利，可是姜達打算贏小鬼其實在不容易，董瑞在一旁看的明白，暗道，這陸恒真不愧為名門之後，果然武藝高強，看他二人的氣力，現在我二哥雖不看敗，工夫一長決不是人家的敵手，這單打獨鬥，是一對一個，我二哥不敵，三哥出去也是贏不了，三哥要是不成，我更是白饒啦，小鬼陸恒這小子來頭也不很正，既是他沒安放心，那麼我們也別跟他客氣了，能夠來一個不講理，也決不教我們弟兄當場落敗，主意已定，把仙鶴掌住左右一分，高聲喊道，二哥不用着急，小弟前來幫你，咱們雙戰這個小子，說着已然來至切近，舞動軍刃奔陸恒就打，姜達也盡力的着架，這就算是兩打一個，這可並不是大清營的劍客們不講理，因為劍客身分的關係，別看是兩打一個，就是把人家戰敗了，也決不能傷人家，不過就是只圖不栽筋斗就是啦，這二位一雙戰小鬼，在一旁觀戰的這位張鴻鈞可爲了難啦，暗道，憑我們是大清國四小名劍，跟人家動手，就是這樣兩打一個，這消息

傳出去，於名譽上大有妨礙，如若被人家老師知道，就許找我們問問，倘被人家問的是張口結舌，一世的英名豈不付於流水，你說要不這樣辦，眼睁睁就要落敗，一旦被人打倒，這個世可現大啦，左思右想就是沒有相當法子，反正這一來，小鬼決贏不了。三爺看着實在替小鬼担心，就見董瑞仙鶴掌節節緊逼，三爺雙眉一皺計上心來，暗道，我何不如此，看官你道他想到的是什麼法子，原來是也要加入戰團，有的要問我說，說書的，你說兩打一個是不講理，難道這三打一個就有理了嗎，那裏知道張爺有他的用意，他一看三個人，有兩個人跟人家一個人打，一邊還站着一個，這分明是以多為勝，以逸待勞的法子，不但是丟了劍客的身分，並且這就教不講理，若是三個人全動手，這就是戲戰，全是差不多的本領，他決意想不到是跟他羣戰，就是他落敗的話，我你也不傷他，教他略受微傷，這樣足可證明我們弟兄這是鬥他，張爺越想這個主意越對，遂把寶劍一亮說道，師兄，師弟，你二人不用撒招，我看這位陸恒本領太高了，我們學學當年的劉關張三戰呂布吧，姜達一看他也動手了，心裏可就明白啦，因為看現在的小鬼沒有佔上風的希望，他又一參加，這分明是戲戰法，換句話說，這就是教大鬼趕快走，姜爺一面動着手一面答道，師弟所說的甚是，陸恒的功夫果然高強，非我們弟兄三人，不足矣取勝，張達舞動寶劍如同電閃一般，老二位五件軍刃，舞得是狂風一樣，把陸恒圍在當中，但見陸恒在當中雙手揮動雙槓，顧前顧後，顧左顧右，把平生的招數這一回都施展出來了，其中的意思他却看不明白。



，三個人要打算贏你，豈不是易如反掌嗎，可是這三位就是不進招，全是招招架架，那意思是把他趕走也就完了，沒想到這個隔恒生性高傲，誓死不退，以先見他們是兩打一個，氣的就要說話，暗道，聞聽人言，大清國四大名劍，都有絕藝在身，不說走遍天下無敵，跟他們打個平平的主兒是很少，現在一看，原來也是幾個無能之輩，別看我們兩打一個，我要是一合乎就算我栽啦，陸恒可就掛了火了，故此將手中軍刃舞得如風電一般，沒想到打着打着又過來個張洪鈞，陸恒暗說你們三個打一個，好，你們不是人多嗎，我就是至死不退，就是你們把我一劍刺死，我也不讓你們，你們也算不了英雄好漢，這就教把事情看反啦，打了總有二百回合開外，鼻窪鬢角全見汗了，四支也覺着有點重了，招數也比起先慢了，正在這難分難解的時候，就聽有人念了兩聲無量佛，時在夜裡，此地又不是大道，忽然出來這麼兩聲，一定跟這動手的人們有關係了，大清營的三位劍客，留神一看，來者非是別人，正是陸恒的師傅張明志、趙明真，書中暗表，這二位老道，在萬龍藏峯島內被人把三陽觀焚燒之後，到了廟外跟幾位劍客動手，後來旁人全都退入樹林，就剩了一位挾泰山玉面南極子，正在退不下去，光景，可巧又來了個冷鎮，一陣彈弓將二位老道嚇走，二人走到無人之處，找了個石洞坐下，彼此對天長嘆，趙明真叫道師兄，你我弟兄，早就問世事了，來到這萬龍藏峯島，教人家把三陽觀燒了，這教不知不覺的栽了一個筋斗，張明志叫道師弟，此言差矣，要說是你我弟兄栽筋斗的話，現在還談不到，方才動手之時

，所有他們退走的人，全退藏在樹林裡，咱們如果非要追不可，雖說是不能全都把他們拿，也得拿住一兩個，可是這裏邊有個原因，咱們是出家人，論身分已然高到極點了，如果要說在島內幫西安侯的話，可實在說不下去。所為我們不能趕盡殺絕，再說西安侯要我們，在島內修蓋三陽觀，請我們弟兄到島內坐鎮，我們要是當面拒絕的話，他不說我們身分到了，他還許說我們不肯出頭，也許說我們是無能之輩有名無實，所以才答應了他的要求，彼時要跟他說明，我們不能隨衆出戰，必遇有人搶島時候我們才抵抗，這話也不過是一說而亡，那會有人來搶島呢，再說搶島的時候，大概人家也不能分出內外來，定是裏外夾攻，有誰知還真猜對了，現在打島的這位年羹堯，自從奉命查齊四川，剿平劍山之後，又來打這萬龍藏峯島，按着情理說，你我弟兄就該助老年一勝之力才對，也不愧我們俠義之道，可是這話又不好往外說，這事更不能往外辦，現在這個地方，是個是非之地，我們也不能久居了，我們要明着一走，他們一定要竭力挽留，要是不辭而別，也不是你我弟兄書作的事，現在三陽觀不是燒了嗎，莫若我們趁此機會，早早離開此地，在大清國裏找個安身之處豈不爲妙，趙明真聽着這話也很有理，遂說道師兄之言有理，憑我們弟兄這個人身分，決意不能在世間鬼混了，要是照這樣子過下去，不用說使旁人笑我們無知，簡直是連自己也對不過，老哥兩計議了半天。這才尋路出島，其實這二位就是由七十二道縹絲辮出去的，這就得說是身分，島口尚有重兵把守，這二位借水出島，居然就無人知曉，人

家的本領不問可知了，兩個老道出離了這萬龍藏峯島，打算回歸觀音堂，在這一路上，也沒有什麼事情，走了多少天的工夫，張明志說道師弟，可了不的了，我們這一離萬龍藏峯島，裏面還有徒弟陸恒呢，他在裏面我們走到那裏也不放心，人家要是傷了他，我們也不願意，他要傷了人家，人家決也不善罷甘休，我們如果要找個清靜地方一隱居，據我看還是帶着陸恒一同走爲對，趙明真一想也對，遂說道既然如此，我們回去把他叫來就是了，二人主意已定，這才轉身回來，出山的時候是暗含出去的，回來可就顯明着由島進來了，裡邊的英王，西安侯，以及大小官員全都迎接出來，這也不怨島裡的人如此恭維人家，因爲這幾天見不着人家，就跟小孩子失乳一樣，大家連一點仗恃也沒有了，英王派人各處去尋找，那裏會見得着呢，正在這萬難交加的時候，忽聽嚶卒報道，外面有張，趙二位老劍客來了，衆人們一聽，如何能有不歡迎的道理，衆人一擁而出，把老二位迎至大廳，西安侯施禮說道，二位仙長，自從三陽親被焚之後，不知二位老人家往那裡去了，我等已派人四下尋找，因爲沒見着你老二位的面，所以也沒設蓋廟堂，今天老人家既然回來，請你老二位自己看着那個地方好，在下我親自督工，給你修備廟堂，張趙二位擺手說道，此事先不用忙，我二人現在還有要事在身，特意來找陸恒，因爲有用他的地方，衆人聽到這裡，遂把陸恒去三莊行刺的話一說，二位老劍客一聽，點了點頭暗道，幸虧我二人來的早，不然的話，非出別的事不可，遂對衆人說道，既然如此，我二人隨後去看看，有什麼

話我們是回頭再說，說着站起來就走，衆人有心攔阻，又一想不成，人家二位是看徒弟要緊，再者說去接應接應陸恒也好，就在這一句話末了的當兒，二位老劍客已踪影皆無了，這一次二位老劍客就算是明着走的，等到二位老人家趕到大清營，這時候正是二個打一個的時候，老二位在旁邊看着，心裡不悅，心裡說道，你們是號稱大清國有名的劍客，動手是講究單打獨鬥，這樣以多爲勝，就是你們贏了的話，不怕天下的英雄恥笑嗎，想到這裡高聽念了佛號，遂說道爾等太不自愛了，身爲劍客，羣打羣毆，我問問我們還講理嗎，動手的人一聽有人答話，各自收住軍刃，小鬼也跳出圈外，喘了口大氣，有工夫的人就有這點本領，不怕累的要命，只要是一停手，兩口氣過來精神能復原，姜達一看，念了一聲彌陀佛，我當是何人，原來是二位老仙長，不用問，一定是幫助你徒弟前來行刺吧，告訴你，你的徒弟夜入清營，是前來行刺，你說我們不當羣打羣毆，請問你們也是成名的劍俠，教徒弟就該以正當行俠作義，決不該教他夜裡來行刺，你還說我們不講理，你的徒弟有理可講嗎，他既有無禮於先，我們就有無禮於後，二位老人家一要，不禁哈哈大笑道，要而言之，小徒所爲不很正常，你可知道，交兵對敵，所重者就是偷營劫寨，合乎用兵之道，兵書有云，用兵貴實虛，姜爺不等他說完，遂說道你不要不談用兵之道還則罷了，提起用兵之道，你就教明知故問了，既知用兵之道，決不應當認爲我們羣戰是無禮，因爲什麼呢，這就是以羣策羣力的法子來應付這不講理的刺客，如果我們三個人還戰不敗他，一定還裏

把鄉軍拉出來以亂箭取勝呢。那就說不到什麼俠義英雄以武術解決了，再者說，你們二位是出家之人，論功夫說，可稱得起是天下無敵，到此身分，就該找個深山幽谷，修真養性。煉個長生不老。也是一世的英雄。有了善果。爲什麼倒輔左西安侯。在萬

龍藏峯島招集天下的英雄，我姜達故然沒有你二人的閱歷深，我看不出你等是什麼用意來，今天何妨跟我談一談，二位老道聽姜達這個話，真是有說不出來的慚愧，本來玉自己這樣的身分，就不該再問世事了，遇見和自己作對的人，無論他是誰，也是不畏懼，所怕者就是怕人家以理質問，好在我們行動沒有使人拿住鐵證的地方，多少還可以辯白辯白。想到這裏叫道姜達，你所說的話，實在不錯，出家人不能以是爲非，可有一節，你說我們的行爲不正。有幫西安侯之心。請問你是親眼得見，還是聽人傳言呢，如若是你親眼目睹的話，請你把實在證據說出來。我們也明白明白，你看我二人住在雄龍藏峯島，就有嫌疑，其實你們是錯想了，烏裡那麼大的地方。許他們住就許我們住。難道說在島內

一住就被他們同化了不成嗎，在三莊打鳥之時，我二人已借題離島，還不是我用言語粉飾，難道說你們事先就沒有個調查嗎，姜達一聽心裡說不錯。三莊打鳥之時，在戰船上動手真是沒見這二位老道出頭，身有劍客說話要有憑有據，決不能強辭奪理，遂說道二二所言不是實情，既然沒有助好的心。請問你們爺兒三個今天夜裏到我們這裡來行刺。莫非帶眼我們有別的仇嗎，要說沒有過節的話，未免有失身分了吧，二位老道一聽，真是越推

越推不開了，叫道姜達，你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徒弟陸恒，聽說我們在萬龍藏蜂島三陽觀居住，他是前去尋找我們，不想被島裡的西安侯用花言巧語的把他留住，也是他年幼無知，竟上了他們的當，所以在戰船上面，隨同他們出了幾次頭，可是我二人也早有耳聞，有心前去攔他，可惜事已過去，後悔又有何用，昨天我二人在觀音堂，聽小徒弟們言道，陸恒有去行營行刺的消息。所以我們今日隨後趕來，特意來教訓於他，姜達道，既然如此在見面之時，絕不該指責我們三個打一個，錯在你等，何以說我們無理，二位老道說了這些話，以為理直氣壯，其實正是搬磚砸腳，自己害自己，不想被姜達問了個張口結舌，按說就應當認錯才是，二位老道，自知情理難容，不但不知追悔，反大怒起來，用手點指高聲喝道，姜達你不用巧辦飾非，我問你們為什麼打羣毆，這不過高抬你們的身分罷了，想你們身為劍客，天下皆聞，所以我不肯小看你們，不想你固持己見，死認為我們不對，看起來真是愚夫不可教也，三個打一個，尚且難以取勝，可見得你們都是無能之輩了，這是我親眼所見的吧，真教我出家人可笑的很，姜達一聽氣上心來，暗道，我以為他二人這麼高的身分，一定知時達務，不想也是兩個糊塗虫，遂用手點指叫道，張明志，趙明真，你二人枉稱劍客，連這個情形都看不出來，如果我們三個人打你徒弟一個人，要打算要他的命，豈不是易如反掌，因為我們都是一樣，練功天要練到他這個身份，就很不易，即便是一步走錯，我們也可憐他練的功夫實在不易，決不肯忍心傷他，為的是趕他一走也就是

了，可惜你二人這個身份，連這點情形都看不出來，真是聞名不如限見了，二位老道聽了姜達這些話，心裡也明白了，可是話已出口，就是不能再反咀了，只得說道，你但認爲我二人是有名無實，好的你就過來咱們過過招，教你們見識見識，說着取出三環套月的兵刃，姜達點指說道，張明志，趙明真，散以爲你們的功夫高強，目空一切嗎，我們弟兄自從出世以來，甯可亡身決不屈服，既然如此，我們要領教領教，說着也把軍刃左右一分，張鴻鈞，董瑞一看，非用武力解決不可了，遂也把軍刃一擺走上來，陸恒也過來了，彼此並不多說，各亮軍刃就要用手，就在這個時候，就聽一旁有人說道，慢來慢來，今天我要跟泥小鬼雙槩對雙槩，衆人一聽，全都是一怔，各自退回一步留神一看，但見說話的這個人，肩頭上抗着兩個人，走過來把兩個人放在地下，取出一對鎖鐵雙槩，衆人一看誰也不認識，書中交代，來的這個人姓王名斌字石鼎，外號人稱中流砥柱抗山河，他有個姐夫名教快手王能，因公赴七星山被賊人暗害，王斌自幼失了父母，沒有遠近族戚，就在姐姐家裏養活着，快手王能爲人甚是厚道，夥待王斌如同親兄弟一樣的親熱，忽然這天聽說王能被害，自己心裏是非常難過，自己一想，姐夫養我長大成人，恩同山海，不想今天姐夫遇害，就該想法子給他報仇才對，可是我跟着姐夫雖說練了幾套拳術，比平常人強點有限，要打算去七星山報仇，那不是跟白送禮一樣嗎，不去吧，眼看着外甥男外甥女這麼哭喊，怎能教我聽的下去，這一家人的生活也得想法子，這仇也得想法子報，遂向姐姐說道，你能

維持咱家三個月的生活嗎，王氏哭道，兄弟你要往那裏去，王斌就把要替姐夫報仇的話一說，又把將來的生活打算也都說了，並對王氏說道，將來等我外甥長大成人就好辦了，王氏一聽這些話也很對，遂說道，既然如此你就去吧，借了點盤費錢遂即起身，出了家門天高地闊無處投奔，有心上七星山報仇，不怕是打死七星山的一個小卒，也算報仇了，比如說連個小卒也打不了，反死於他人之手，在九泉以下見着我的姐夫也教話可說，那時他必要我說，你沒有能耐給我報仇，你爲什麼不想法子養活那一家數口呢，像我這手藝買賣都不會，舉目無親，教我往那裏投奔呢，順着大道走一天，住了店房，第二天仍然是東一頭西一頭的走着，走來走去腰裏的盤費也沒了，王斌一想，這可沒有法子了，頂天立地男子漢，手裏沒有錢是寸步難行，自己越思想越沒路，遂生了厭世之心，自己一想，活着也沒有什麼意思，惟有一死別無樂境，正然這樣的想着，就見前面有一片樹林，走近前一看，全都是多年的歪脖樹，王斌一看，不由得暗自言道，這真是我該死了，可惜我這一世，自幼父母雙亡，多虧我姐姐把我撫養成人，姐夫王能待我恩重如山，實指望將來我報答恩情於萬一，不料想姐夫竟被賊人所害，天啊，這樣命苦的事，爲什麼偏教我王斌一人遇上了呢，我的心惟有蒼天明白，我的苦只有蒼天知道，姐夫，請你在陰世等我一等，我情願與你携手同行，別怨我不給你報仇，因爲我沒有本領，休怨我不養活你一家數口，因爲我實在是沒有主意可想了，可惜我吃了你這些年的飯，連一點用處都沒有，自己是越尋思



心裏是越難受，只笑得是兩淚如泉。後來一想哭有什麼用，死了到也快樂，遂向着父母的妝奩磕了兩個頭，拜謝生育之恩，又轉向姐夫王能死的地方磕了幾個頭，拜謝撫養之恩，又高聲叫道：「姐姐呀，你的兄弟不回去了，我在這裡磕幾個頭，謝謝你的恩吧，請你要自己保重，有靈有聖我一定給你托夢去，說着站起身來，解下自己的腰帶，往樹上一搭，挽了一個套兒，手摸着套兒一想，這真是套裡是陰，套外是陽，雙眼一閉把腦袋鑽進去了，手還沒有放下，就覺着有點東西撞了腦袋一下，王斌睜開眼睛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在前面站着一位白髮蒼蒼的長者，就聽老頭兒說道：「你這一條大漢子，什麼事情想不開，什麼幹不了，爲什麼在此上吊，常言說得好，英雄不怕死，死要有價值，像你這堂堂的大漢子，有什麼爲難事也要往開處想一想，老頭子說完了這些話，手拈銀髯笑嘻嘻的看着他，王斌站在那裏也不動，只是發怔，老頭子又問道：「你有什麼難過的事，可以跟我說說嗎？」王斌見這老頭子是目有神，面如童顏，雖然白髮蒼蒼英氣猶存，真有點仙家氣概，遂答道：「老爺子，你不用問了，請你自便吧，我是願意死的，你救我的好意，我謝謝吧，我是一定不活着了，說着還是要死，老頭子雙手一擎帶子哈哈大笑道：「你這個人太想不開，我這人性子有點古怪，你要把所有的事跟我說說，我要看能死的話，我就不攔你，你要不死還是不成，我要聽着不必死的話，我有特別的法子救濟你，我專門欺侮你們這弔死鬼窩囊廢，王斌一想，人要走背字喝口凉水都塞牙，我想不到臨死之時遇着他氣我一頓，他說我是

窩囊廢。這話算他說對了，不然的話我還不至於上弔呢，想着自己也覺得好笑，遂說道老爺子，你說的話一點都不差，我就是個窩囊廢，被人欺的太甚了，所以我要尋死，這個事你能替我辦的了嗎，老頭子笑道，我專門會替這無能的人想法子，究竟你有什麼事，你就快說吧。王斌一聽老頭子所說的話，又是取笑，又是實情，看這意思他還是非要問問不可，我就跟他說說，看他有什麼法子替我想，遂說道老爺子，你既是實在要問，我就是說出來，你也不過是白替我難過而已，結果我還是得死，你這一點好意我也不能辜負，遂把家裏的所遭所遇細細說了一遍，老頭子一聽哈哈大笑道，我的話還是真沒說錯，你真是個窩囊廢，你別以為我辦不了這個事，我要是說出一個法子，你要聽的話，不但仇能報的了，並且從此也就不是窩囊廢了，王斌一聽說道，你老人家能有這樣法子，我存歿均感大德，老頭子說道，報仇除非是子報父仇，弟報兄仇，像你這要替姐夫報仇，看起來你到是個有心的人，可是這個仇非得你報不可，不是轉求別人的事，因為是你跟他人有仇。你要把仇人殺死，才叫冤報冤，若是旁人替你報仇的話，豈不是要多結一層仇人，比如說人家也要求人報仇，你本身無一點本領豈不是白白喪命嗎，可是你這個報仇也不是一半天天的事，我雖然不能替你出頭，可是我身有幾手武術，你要能下苦心學去一半，不但你報仇易如反掌，你就縱橫天下，敵住你的人也是很少，可不知道你肯下苦心學不肯，王斌知道這位老頭子是個武學家，早先常聽王能說過，凡是個武術高強的人。二目有神，我看這位老頭

兒兩眼有神，精神勃勃，比平常的老年人實在不一樣，這老頭一定身有絕藝，可惜這機會實在很好，我就是辦不到，遂很恭敬的說道，老爺子，你的美意，小子我承情了，在當初我姐夫在世之時，也曾救給過我一兩手笨功夫，不想沒有多少日期他就被害了，我現在雖有心跟你老人家學藝。可是我姐夫拋下的一家數口，還要我維持他們的生活呢，我的死，就是爲兩樣所迫，不得已出此短見，你老人家請想，我在外邊活着，他們在家的人非餓死不成，老頭子點了點頭說道，天下之事真是無奇不有，我且問你，你姐夫他家住山西太原王家棗對不對，王斌一聽不由得就是一怔，遂問道老爺子，我還沒說出來，你老人家怎會知道的呢，老頭子笑道，我可不認識，我再問你一句，王家棗有一個練武術的他姓石名鐸字金聲，有這麼一個人沒有，王斌點頭說道不錯，有這麼一個人，老頭子笑道，這你就不必爲難了，原來這位老者，遊歷到太原府，聽說此地有個武術名家石鐸，外號銀面仙猿，老頭子就有心訪他，也不是訪他當面動手，是暗含着調查他是正經人不是，如果是個俠義爲本的正經人，沒話可講，倘或稍有不正，必須設法警戒他，甚或結果他的性命，這位老頭兒就是這個性質，一連氣看了他好了幾天，看他到沒有什麼不正的行爲，老頭子要走的時候，正趕上這位石鐸救王環母子，孤兒寡母從此就算有了性命，老頭子看着不禁暗暗點頭，心說也不枉人稱俠客，果有濟困扶危之義，老頭子看完之後。這才離開太原，沒想到走在山陝交界地方，就遇見了這位尋死的王斌，老頭子正在這樹林之中休息，就看見由

外面走進一個人來，兩眼直直勾勾的，走到一顆樹下站定，老頭子就知道此人心裡有事，可也想不到他要上吊，老頭子將身形往旁邊一隱，看他有什麼動作，一直看到他吧腦袋往套兒裏鑽的時候，老頭子這才出頭，故意用手指一推他的腦袋，是誠心取笑他，看着還是真不含乎，遂起了愛慕之心，心說這個小夥子，我要是下苦心教他，將來不難成名，主意已定這才再再追問他，後來聽他說出實話來，老頭子聽着更是愛惜，心說這條漢子知恩必報的志向實在可欽，因為他沒有本領要自盡，可見得細個誠實人，我要把這個人造就出來，必然能給我老頭子露露臉，故此用言語相勸，遂把王環母子被石鐸救濟的話說出來，王斌一聽，有點半信半疑，遂問道，這個話是真是假，老頭笑道，我有心收你作我徒弟，我要跟你說了謊語，以後你們全家見面之時，我算什麼人呢，王斌一聽這話也對，遂趕緊跪上給老頭子磕頭，老頭子也不客氣，站在那裏受了他幾個頭，這才帶着王斌回到家裏，每天教給王斌練功夫，這王斌是天生的聰明，不論是什麼樣的招法，一學就會，老頭子一看也樂啦，心裏暗道，這孩子也算有福有德，看他這樣苦心的練，日夜努力不息，又怕把他累壞了，時常囑咐道，這練功夫不是心急的事，必須要有含養氣才好，王斌雖是諾諾連聲，暗地仍是練個不休，常言說得好，世上無難事，就怕有心人，這王斌練的功夫，真可以說是一日千里，老頭也下了苦心的教，這就村買金的遇見賣金的了，什麼氣功，橫練，把老頭子所有的箱子底，是全教給他了，十年的光景，竟把老頭子的本領學了一大半，十

入般兵器樣樣皆精，最得意的就是一對鐵鐵雙槓，老頭子教給他的地行槓，這功夫是世間少見的，每天跟老頭子在一起盤桓散招，發勁的精奇，招數的奧妙，都是跟老頭子一招一式練出來的，這一年的夏月，天氣非常炎熱，老頭子在後院裏休息，王斌在旁邊練習功夫，老頭子就好像一打盹似的，一看王斌沒啦，等了半天也不見他回來，四下尋找也沒見着，問誰誰說不知道，後來問到老管家，老總管說道，方才我看見他到後山玉河洗澡去了，老頭子一聽吓了一跳，暗想這條玉河水勢很深，並且非常險惡，不會水的主兒，只要是下去，就不用想活，想着慌慌張張跑到玉河邊一看，江裏頭連一個人影也沒有，心說得啦，這一定是被水淹死了，將要奔下流尋找，就聽河水一響，河中心立起一個水搭來，就見由水浪之中出來一個人，正是王斌，半截身子露出水外，在水面上練習拳術，老頭子站在岸上留神一看，但見這孩子把白天在陸地上所學的武術，在水面上又練了個熱熱鬧鬧，老頭子心裏暗說，這可真奇怪的很，這孩子的水性很大，非有教給他的不可，不然的話決沒有這個樣子，其實老頭子可沒猜對，王斌的水性一半是自習，一半天性，他在太原王家臺的時候，村子旁邊也有一道河，王斌從幼時就常在裡邊洗澡，在先也和普通人的水性一樣，後來他居然能够在水裏換氣，後來又練得在水裏能睜眼視法，能在河底尋針，目光能看數丈以外，今天因為天氣過熱，在家裡練了一身的土，一看師傅在那裏打盹，自己偷着來到河裏來洗洗，老頭子一看好，這孩子造就造就，真是水陸的英雄，老頭子一時高興，遂

命家人把我水衣取來。我下去看看他的功夫怎麼樣，家人把水衣取來，老頭子連忙揀好，一躍身跳入河內，來到王斌近前，問他跟他人練的水性，王斌實話實說，老頭子一看徒弟的水裏功夫有幾手都是老頭子作不到的，老頭子一看暗說罷了，這孩子可以說是生而知之者上也，我是練出來的，學而知之者次也，爺兩在水裏遊戲了半天，遂上來一同回家，簡斷捷說，又過了十幾年的工夫，這王斌把老師所有的本領學的也差不多了，老頭子一看，真是喜歡的了不得，這才將王斌叫到面前，告訴他說，現在練的功夫不過差個二三成，必須到江湖上闖蕩闖蕩，南北閱歷閱歷，再過個一二十年再一指點，你就算成了，我現在派你回家去看看你的胞姐去。順便拜訪一個人，我這有書信一封，我寫出來有好幾天了，你去訪一位姓童名林字海川，外號人稱鑿八方槊面崑崙俠，跟他在一處的侯廷宇振遠，外號人稱鎮東俠，你把這封信要教侯爺親自觀看，不許你遞與旁人，你在外面沒有外號，我送給你幾個字，作為師徒分手的紀念，你就叫中流砥柱抗山河，王斌叩頭謝恩說道。弟子我在你左右這些年，真是不願走去，雖說大仇該報，可是後會有期，老頭子說道，我教你去，你不可不遵，早點收拾收拾走吧，你要有心，可以隨時來看看我也就得啦，老頭雖是這樣的說着，可是心事也很難過的，皆因很愛惜他，不過不能久留人家就是了，王斌向老頭說道，師傅，我來了這些年並不知道你老人家的名諱，現在孩兒要走了，請你告訴我，就見老頭子對王斌老來很低的聲音說了幾句，王斌點了點頭，這才拜別師傅，把應用的東

西打好了一個小包，把雙槓帶在身上，老師所贈的銀兩也帶好了，出了師傅的家門，直奔太原而來，在一路之上時刻留心，謹記老師之言不敢輕違，這一路之上也沒有什麼事情，這天來到王家棗到了自家門首一斗門，由裏邊出來了一個婦人，一看不認識，問了問才知道是他姐姐，手足相逢另有一種難過，這位王氏夫人見着兄弟雙手一拉，大聲的哭了起來，經王斌再再勸解，並將自己的歷史一說，王氏聽着真又疼又喜，王氏也不隱瞞，就把外甥如何練武，後來在彩鳳山刀劈楊小鏢，現在七星山的兩個賊人，業已棄山逃走，你的外甥隨年欽差爲行營委員，王斌一聽，喜歡的了不得，又問了問他母子這些年的經過，才知道一切生活全都有石鏢老俠客供給，這才想起師傅之言，真是一點不假，人家石老俠客對我們全家有天高地厚之恩，我既然回來，必須要拜謝拜謝人家去，姐弟計議已畢這才奔石宅而來，到了石家門口一看，見大門緊閉，用手拍門叫了好幾聲，就見由裏邊走出一個人來，向王斌問道，找誰，王斌答道，我找石老俠客，家人聞聽吓了一跳，暗想這小子面生可疑，遂笑道，我家老爺因事他去，沒有在家，請你改日再來吧，王斌一看這意思他是看着眼生，遂把王環母子蒙救之恩，特意前來拜謝的話一說，家人才把心放下，笑着說道，我當是誰，原來是王大爺，你要原諒我的眼拙，可是我們老爺實在沒在家，王斌說道，看你這種樣子難道有什麼事麼，老人家見問，擺了擺手說道，王大爺要問的話，請你到裏邊來坐一會，待小子一一稟告，二人進得門來，坐在門房裏面，聽老人家說道，前五天，

門外來了一個外鄉人，自稱姓李名公台，外號人稱鐵背金剛，口口聲聲叫石鐸，老人家知道是來訪過招的，當時沒有見他，李公台問往那裏去了，我告訴他說，行無定所，他聞聽一笑道，這個話你瞞哄別人去，我可不信這個，你赶快叫他出來見我，打算不見算不成，老人家一聽也是有氣，心說我們老爺也不是無能之輩，什麼樣的英雄沒見過，難道還怕你嗎，這才說道，我家主人，身為俠客，一天到晚拜訪他老人家的人是多的，如若在家沒有不接見的，現在是真沒在家，不信的話你可以細細的調查，那個人冷笑道，好，沒在家不要緊，就讓他候着我的吧，說罷轉身走去，家人也沒注意這點事，原來這個李公台，是一位富家的公子，自幼就好喜練武，到處投名師訪高友，現在總算練了一身的功夫，是山西榆次留叫人氏，本來這留村裏就有一個武術場子，李公台也在這場子裡練藝，因功夫沒有進步，他就去到別處投師，結果在河南少林寺裏拜了一個大法禪師，跟這位法師練了有二十餘年，在外面闖出一個外號來，叫鐵背金剛，這小子力大過人，回到原籍，有一天沒有事走到本村的武術場子裏來，以先的許多師兄弟都很親熱的過來說話，都稱他是李少爺，其中有一位教師姓張名玉書，外號人稱花槍太保，和李少爺相見之下，就有點看不起李少爺的意思，因為什麼呢，兩人都是自覺着本領高強，每逢談到了武術，二人互相不下，誰也不肯相讓，故此就有點對峙之意，李少爺有時到場子裡來，張教師不論教的怎麼高興，一見這位李爺立刻停止不成，這天李爺對張教師道，張師傅，你不要拿我當外人，我們



，是自己，也不用客氣，我這人有話就要說，以後張教師教徒弟，無論什麼時候也可以教我看一看。一來我長點見識，二來衆徒弟有不到之處，我也可以替你指點指點，張教師聞聽就有點不悅，暗道，李公台這就是你的不對，我好好教着我的場子，與你什麼相干，我徒弟有不到之處，你要出頭指點指點，這分明是看不起我，既有指點我徒弟的心，就有指點師傅之意，不然的話，你要踢我的場子不成嗎，哈哈，李小子你算錯打主意了，我既然在你們這種教場子，我就不怕鬧事，你想用話吓跑了我嗎，不成，張教師這樣的想着，把氣往下沉了沉，遂帶笑說道，很好，我早聽人說過，你的武術高強，我早想領教領教，可是總也沒遇着機會，如果李老師你肯賞臉的話，我陪你走兩堂，立時就要比比手，公台自知把話說錯了，人家教着這些徒弟，我怪要給人家指點指點，這不是跟人家老師過不去嗎，真要是憑我一招一式把他打倒。在本村裡面落一個欺侮人，把人家打倒，人家不過是一走而已，這些個徒弟全都要半途而廢了，忝村的人要是求我教他們，我要一推辭，不是誠心就誤人家嗎，得啦。萬事都得忍，好生張教師說的話有點和平，也不是非要分高較低不可，這才笑嘻嘻的說道，張老師，你要跟我過過手，在下，很歡迎的，好練的主兒，就是歡迎這樣，越比越有交情，可有一節，我現在處的地位有所不能，你是在我們村裏教場子，教的都是我同鄉兄弟，我要跟你一動手，豈不使同鄉兄弟責我無禮，再者說你我二人無仇無恨，我就是說了這一句錯話，張老師也得格外原諒我，何必跟我一般見識，張教師

一聽李公台口口聲聲陪罪，也不能固持己見，遂帶笑道，李英雄你要聽明白了我說的話，可也不是說當時跟你比手，我說是我們有閒暇的時候，找一個清靜地方，你我二人在一塊研究研究，要是即刻動手，我們豈不失了感情嗎，張教師說道，這到使得，以後咱們不論誰有了工夫，就可以到一處研究研究，一來都可以長點見識，二來也可以接近接近，二人話說到這裡，就可以把這事喝過去了，誰知事有天定，是禍躲不過，這位張教師有一位師兄，名叫猛獅子趙龍，在鏢局子裏當鏢師，這天從山西榆次路過，忽然想起師弟在留莊教場子，遂順便前來望看，師兄師弟數年沒見，他鄉相見，那一種親熱就可想而知了，預備了一桌酒席，兩人對面一坐，飲酒談話，趙龍說道師弟，你在這裏教徒弟，比我保鏢可強的多了，看你在這個清幽的留莊裡，教着這些個徒弟，一不招災，二不闖禍，每日樂悠悠的多們好，爲見的這個行道可不好了，不出去沒有買賣，只要一有買賣，腦袋算掛在腰帶上了，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事，張教師聞聽叫道師兄，你可不要這樣說，反正咱們練武的行道，就是每天頂着拆命，在前幾天我這場子裡差一點就沒出事，險些被人踢了，趙龍聞聽說道，什麼人這樣的厲害，張玉就把他跟李公台的事一說，趙龍聽着點了點頭，也沒說什麼，等到酒飯已畢，就在一輔眼的工夫趙龍的踪影皆無，在先以爲他是解手去了，越等越不回來，這才四下去尋找，聽由街上來的徒弟們說，見趙大爺自己奔大街東頭去了，張玉一聽說道，可了不得了，我師兄一定找李公台去了，看官，張玉這話還真說對了，趙龍

的性子非常剛暴，聽說師弟有了這種心事，早已急的了不得，可是也不好立時就去。他二聽李公台住在本街東頭，心裏說道，我何不前去訪訪他，當場打倒，一來免去師弟的後患，二來也好出出氣，有心把這話跟師弟說一說，又怕他不樂意教去，所以在吃完飯的時候，一聲也沒言語，悄悄出了把式場子，奔街東頭而來，李公台也是個有名的人物，一打聽誰不知道呢，到了李公台的門口，站在台階上高聲叫道，李公台在家嗎，裡面有人答道誰，呀，趙龍自己報了名姓，然後說道，我聞聽你們這個李公台，是個好練的主兒，我特意前來會他一會，家人聽了趕緊回到裏邊，把這話跟李公台一說，李公台一聽也是一怔，立時來到外面一看，一見趙龍就有點不痛快，但見他豹頭環眼，惡肉橫生，一臉的兇氣，定不是個安善良民，趙龍一看李公台生得是飲常儒雅，決不像個有本領的主兒，看着不勝暗喜，遂雙手一抱拳，向着李公台問道，貴姓，李公台抱拳相還，笑着答道在下姓李，未領教老師傅貴姓，趙龍答道，某家姓趙名龍，人稱猛獅子，我聞聽你的武術絕倫，我是保鏢從此路過，特意前來討討招，李公台笑道，趙師傅實在高抬我，我不過練了幾手強身笨術，不過在沒事的時候，自己隨便活動活動，有人說我武術絕倫的話，實在是愧煞我也，趙師傅既然聞名而至，外面不可久談，請到裡面一敘，趙龍說道，我是特意找你過招比手，沒有什麼鼓話的必要，你要打算不比的話，那算是不成，如果不比也成，跪在我的面前，認我爲師，李公台一聽這小子的話，真是不通情理，我好心好意給他一個臉，不但不知

倒愛不講反了情理了，你找到我的門下來，怎能不跟你比比你呢，不過我雖是有跟你比的心，也決不能不說兩句客氣話，怕跟你比手的話我還不見你呢，真是豈有此理，李爺想到這裏，仍是面帶笑容的說道，趙師傅，我看你的意思是非要跟我比比不可，如此說來休怪我無禮了，那麼我就陪你走兩趟吧，但不知在那裡比，趙龍用手往地下一指說道，在這就行，李爺一聽他真是打仗來的，想着隨手把長衫脫去，李爺就在台階下首一站，雙手一抱拳說道，趙師傅，請你進招吧，趙龍一看不由得心中暗道，我看他就不像個有本領的人，真是沒出我所料，真要是下功夫的了，決不能連上下手都認不清，趙龍這小子的思想，可是一點影子也沒有，他不明人家這是客氣，反倒以為人家也是個無能之輩呢，小子也不謙讓，往上一進步喝道，你就接招吧，說着拳奔李爺的前胸便打，李爺並不慌忙，看着拳到，身形往旁邊一閃，右手用了個立格式，奔小子的臂外一穿，跟手往前一上步，用左手照定小子的肩頭便打，趙龍也撒手換招，二人戰在一處，也就在十個照面，李爺就把這小子的功夫看明白了，用了個大鵬展翅，引得小子雙手往裏進招，李爺的雙手往左右一分，分開的趙龍的雙手，將身往前一探，用兩個胳膊肘，照定小子的雙肩一撞，就聽通的一聲，小子在地下連滾了幾個滾兒，出去有七八尺遠，幸虧有個大影壁擋住，不然的話還不知要出去多遠呢，列位你道這李公台為什麼這樣厲害，他既是人稱鐵背金鋼，他的力量就不問可知道了，趙龍不小子享了一聲爬起來滿面通紅，一句話也沒說，就在這個時候張玉也趕到

了，一看師兄被人打倒，按理說就應該過去動手，也給師兄轉轉面子，一想自己的本領，跟師兄不相上下，即便過去動手，管保也無濟於事，要說張玉比趙龍的心眼可活動多了，當時腦筋一轉，心裏暗道，不是我們弟兄打不過你嗎，我們用計害你，借刃殺人這是我常辦的事體，想着笑道，李英雄你果然武術高強，我們二人是甘拜下風了，可是我二人雖然不成，我們有一位大師兄，大概你也有個耳聞，他家住太原府小王家藥姓石名鐸字金聲，多號人稱銀面仙猿，他常跟我們說，你們到那裡遇着有欺侮你們的人，如果你們打不過他，告訴我一聲，我就給你們轉面子，你等着吧，我把石鐸請來，教他跟我比比，李爺聞聽就是一怔，暗想道，石鐸人稱俠客，也是有名的老英雄，怎麼跟他們是師兄弟呢，遂答道很好，不論那位前來，我李某在家恭候了，張玉把師兄過去扶起來，回歸把式場子，李爺這才明白這小子是張教師師兄，特爲給師弟出氣而來，又一想憑着人家石鐸這樣身分，他的師弟在外面橫行，未免有失大雅，他二人既是那樣說，必要那麼麼辦，將來一場惡鬥是決意免不了的，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他是那時前來，我就那時以武力解決，又一想，在家等人家，不算好漢，我何不找到他那裡去，先和他會上一會，到底看他是何等人物，李公台主意已定，帶好了自己趁手的一對判官筆的軍刃，帶了路費，這才奔小王家藥而來。一打聽石鐸的住家，人人皆知，實指望見着石鐸跟他過過手，沒想到他沒在家，問問他到那裡去了，他家人說沒有定所，李爺聽着這話未免有氣，暗道，這分明是不見我，一家

之主到那裏去，一家人都會不知道，那裡有這樣的道理呢，當時一言不發，沉了沉惡恨恨的說道，好，叫他們等着我的吧，說着一氣走去，自言自語的說道，別看你不見我，我是非要會會他不成，白天你不是不見嗎，夜間我再來找你，李爺主意已定，到了夜間，施展開了自己的夜行術，進了石宅，前後暗探了許久，真是沒有石鐸，李爺暗道，也許他怕事藏起來了吧，我何不裝個賊盜，鬧鬧他的住宅，我看他到是出頭不出頭，主意已定，在前後院拋磚擲瓦，一連氣就有好幾夜，只嚇得這石家人等晝夜不安，一到天將黑的時候，就緊閉窗門，誰也不敢出入，全家因為石鐸沒在家，連一點辦法也沒有，後來李公台竟把話說明了，在院裏喊着說，石鐸幾時出來見我，幾時我不攪擾你們，如果他一個月不出來，我就攪你們三十天，如果他一年不露面的話，我也攪你們十二個月，老人家把這話跟王斌我說，王斌聽着有氣，遂說道，練武術的主兒，以功夫訪人，這是常有之事，也不算什麼意外奇事，比如有心找誰去比手，人家在家的話，一定要接見，如果不肯出頭，不是他的武術不佳，就是不好與他人結仇，來訪的人自應退想一步，現在石大爺真沒在家，這小子就是這樣無理攪擾家庭，實在令人可惱，對家人說，你們不用恐懼，今天我給我留一間閒房，今天我就住在這裏，等這小子來了我會會他，走家人聽着這話，就好像不相信的樣子似的對王斌說道，王大爺你不要看事太容易，不瞞你說，凡是石府上的上下人等，全都有點功夫，不敢說能敵名劍名俠，平常的主兒我們是有句俗話，鞋筒裡扒襪子穩拿，看你這

個樣子，如何能敵的了他呢？王斌一笑道，你就放心罷，我自有對待他的辦法，全家人等聽說有了救星，都是歡喜的了不得，當時答應道，我們這有的是房子，你隨便住那一間都行，王斌也不久留，立起身來向衆人說道，我暫時回去，不等天黑我再來，家人們又託附了半天，大家這才把王斌送出大門，王斌轉到家來，把石府之事跟姐姐一說，王氏說道兄弟，人家石老爺是我們恩人，知恩必報，現在遇着這樣的事情，兄弟你要竭力的幫忙才是，石老爺既是沒在家，你更應出頭保護他全家，王斌說道姐姐你放心我自有辦法，白天一日無話，天到太陽將落的時候，王斌就回到石宅，家人給他泡了一壺香茶，一個人坐在一間書房裏喝着，全家人等全都睡覺不提，單提王斌一人坐在書房裏聽着外邊的動靜，也就在二更時分，就聽房上有陣衣襟的風聲，繼而吧的一聲落在院中，王斌走出書房，高聲問道，那路的朋友，沒仇沒恨攬人家庭，這是何等行爲，就聽院裡有人回答道，你是石鐸嗎，王斌定神一看，見來的這個人，身穿夜行衣，溫文儒雅，不似歹人，遂問道朋友貴姓，李爺通報了姓名，王斌也說出自己的姓名，李爺問道，你是石鐸的什麼人，王斌順口答音說道，他是我師兄，你不是打算訪他嗎，我跟你試試比試如何，李爺連連答道好，王斌說道後院裡有個場子，你就隨我來吧，李公台隨着王斌來到後院場子裏，王斌說道，有什麼話我們是比過手以後再說，李公台答道很好，兩個各自站好彼此一抱拳說了一聲請，遂就動起手來。李公台有數十年的功夫，也不算軟，又在外邊閱歷了這些年，所以也真有兩下

子，在先他看着王斌沒有多大的能爲，後來一看，不由得就吓了一跳。見他發出來的招數，招招有法，式式純熟，不但沒有輕敵之意，并且不甚張狂，看起來一定受過高人的傳授。這功夫也就在十兩照面的工夫，李公台一看不好，不但沒有取勝的希望，時間一長了，我是非栽筋斗不可，就是我當場失招，被他把我打倒，甚或亡命，我是沒有半點可惜的，可有一樣，我可得把話問明白了，不怕問明白了以後，以死相拚，不能怨人家手下無情，是我學藝不到，要是這樣的糊糊塗塗的打下去，我倒底算得什麼人，爲着什麼事，我問明以後再說，主意已定，把招法虛幌一下，跟着跳出圈外，趕緊一抱拳說道，王師傅果然武術高強，我可不是怕死，因爲我有兩句話要問明白了，說明以後，那時王師傅不肯讓我走的話，我們再來比試，王斌看着李公台雖說沒有自己本領高，可是要練到他這麼地方，也實在是不容易。他來找石老爺，決不是平白無故，一定內有隱情，我本當在一見面之時，就問個明白，因爲我要先問他，看他的意思一定是不肯說實話，現在他也看出我是什麼身份來了，他既有話說，我就聽聽他有什麼話說，遂帶笑說道，李英雄先別高抬我，有麼話請講當面，李公台說道，石鑿既是你們師兄，我來問你，你們同堂學藝的人有幾位，王斌一聽心下暗道，這可問着我了，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有多少師兄弟，遂信口答道，就是我們二人同堂學藝，並沒有第三位，李公台一聽暗道，這事滿不對頭，又問道，還有兩個人，一個叫孫獅子趙龍，一個叫花槍太保張玉，這二人你認識嗎，王斌一聽也不知道是怎麼一



回事，遂問道，莫不成有人在外邊冒石老俠客的名子作了不滾之事嗎，李爺點頭道不錯這話你還是真問對了，遂把趙龍在留村之事說了一遍，王斌雖然不知道石老爺認得這兩個人不認得，以情理推想，憑着石老爺這樣人格，也決不能跟這種人有來往，莫怪這個人來訪他老人家呢，王斌說道原來如此，我跟你說，石老俠客性情忠厚，仁義過人，急公好義，即便是他老人家認得這兩個人話，以後也決不放過他們，既然如此，請到裡邊坐吧，說着話二人來至前廳，王斌也將自己的歷史說明，後來就談到趙龍的事情上面，王斌總着也是恨得了不的，這要是石爺在家的話，這事情決不能算完，這教移禍與人，明天我跟你到留村去，你就說我是石俠客的師弟，看他們有何話說，不知後事如何，請看第三十四集便知分曉

## 雍正劍俠圖第三十三集終

雍正劍俠圖（卷三十三）

